

169
物讀衆大的步進一唯

吾友

每逢星期日出版

論短

脫却長衫

最近華北各大都市對於防空的訓練和準備力求加強。防空一事，不只是社會當局的事；却是整個市民應當同心協力的。而且，這也是每個人自己切身的事。

在每個市民的防空訓練和準備中，第一重要的是每個人要盡量的行動靈活並習慣於應付變化。爲此，每個市民，不論男女老幼，經常的穿着便於應變的短裝——防空服——是很必要的。

借此強化防空的機會，我們正好可以喊出「脫却長衫」或「打倒長衫」了。繁長疊贅的長衫，不只是不便於防空；實在對於一切需要動作靈活，隨機應變的事情是都不適合的。深一層說：拙笨的長衣服，除了防害身體的敏捷與健康外，對於人民的行爲和精神，都發生着一種消極的作用。

請看：穿久了長衫的中國士大夫，他們的行動，思想，意識……一切方面是怎樣的被限制着。他們不能吃苦耐勞；又不能勇猛堅毅；不能通權達變，又不能汰舊革新；不能適應時代環境，更不能作遠大的進取……這些劣點，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的與穿了長衫有關係的。穿短裝或長衫好像是件小事情，好像只是身體表面的細節；但實在却對人的行爲和人的精神有極大影響的。

脫却長衫的確是切要的事，但說了中式的長衣，却並不必提倡穿西裝，穿西裝是不經濟的；而且徹底的說來：西裝也並不是最能使行動靈活適於應變的服裝，（就連各式的製服也不盡善。）其實，中式的小衣服倘加以合理的科學的改良，倒是最理想的服裝。中式的褲褂，製作上既經濟節省（無論用材料方面，無論手工方面——而且便於改裁縫補。）；穿着時也方便迅速；穿上以後，那寬的腰身及襠肩的肥瘦適中，最便活動。若再將袖管褲腿束攏起來，衫褲上多釘幾個口袋……那將是最好的短裝了吧。而且洗刷收放也最便利……

不過，也許有人要討論到美觀的問題。其實，美與醜完全是人們的習慣。而且真正美醜的價值，本來也是以合理與適用爲出發的。中式小衣的較欠美觀，最多也就只在於牠不甚整齊稱身，倘這些地方稍稍改造一下也就好了。問題只是人們都太固於固有的習尚，凡事不去用理智想一想利害和效用。現在若真個徹底的檢討一下：短裝最好！市民們，脫却長衫吧！

脫却或打倒長衫本身的意義雖不大；但革新與進取的精神乃是重要的。何況，爲了防空短裝是刻不容緩的，在此物資缺乏之時，爲了節約，短裝又可省幾尺布呢。因此，拜望朋友時倘穿了小褲褂去，如果習慣了也就沒有什麼恭敬不恭敬的禮數了吧！



今日的戰爭已是飛機的大消耗戰 勝敗的決定唯在飛機的多寡

太平洋戰局的新姿態

明譯

艦隊決戰的形態是變化了！記者在長久的從軍生活中，終於未看到一隻敵艦。迫近身邊的敵人，完全是飛機，間或有些潛水艦，所謂艦隊決戰，已經不是艦隊和艦隊新陣，大砲及魚雷的射擊了，佔着最大部分的，是飛機的戰鬥。水上艦艇的出動，只是與基地航空機隊的協力罷了。

敵機數量佔優勢

以馬利亞納西方海域的海戰為中心的作戰，也是以獲得完全的制空權，為水上部隊活躍為目標的。作戰當時，敵的航空母艦，有脫離艦列的數隻被擊破，更擊毀百架以上的飛機。然而敵方，在第二陣上，有特設空母集團，由輸送航空機用的空母上，不斷的實行消耗機的補充。對此，我（日本）艦隊，已經失去了航空母艦一隻，並失掉多數飛機。如與太平洋上過去的海戰比較，則不禁痛感此次海戰之激烈。就未歸機來看；在珊瑚海海戰上，是三十一架，中途島海戰上三十五架，南太平洋海戰四十餘架，第三次所羅門海戰上，自炸三十二架，未歸還的九架，連極其熾烈之布干比爾島的航空戰，由第一次到第六次，自炸及未歸還機，合計只七十架，經過四次的基爾巴特的航空戰。亦只有二十七架的紀錄。由此來看，可知此次之海戰，是在短時日之間，敢行着以航空機消耗為賭之作戰，而且亦可知我航空部隊，如何突入於敵方壓倒的機數中，實行着極其猛烈之空中戰。

不過在此航空機消耗之後，擔任護衛的航空機隊已減少之水上艦隊，在突入於機動部隊群中，實行夜戰時，則有受莫大損害的危險，即由於敢行此種冒險，得有戰果，然所受之損害，却正是使敵方所企圖的「滅敵我水上艦艇勢力」實現，就大局上來想，其不利也自明。

當時的情勢，這當然是難以隱忍的事，然能忍耐於此，靜待下一次滅敵之機，就結果上來看，總是比較實明的辦法。當與敵的人們，獲得此結論後，遂埋頭於「下次決戰」之猛訓練中。

艦隊的主力是航空部隊

唯航空部隊，才是聯合艦隊的主力。與戰艦及航空母艦，是形成聯合艦隊之要素，同樣的，基地的海軍航空部隊，也是聯合艦隊的一部。而且在最近之熾烈的航空決戰時代，必須覺悟到飛機已如砲彈，同樣的是消耗品，而必然的有所謂飛機大消耗戰。在作戰上，常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話，不過在襲擊敵艦隊的時候，如就敵之防禦砲火及護衛戰鬥機來考慮，即或能歸還於母艦或基地，然由於所受的敵彈，勢必也有相當之損害，不加修理即不能再使用的時候很多，這是我們事先應該瞭然的。

不可失去的戰機

戰機是機動的，不許有一刻的猶豫。在此種場合，有大量之預備機！能有實行最後攻擊的飛機的一方面，即立於絕對有利的立場一事，在屢次之海陸戰上，已有實證。

現在所送到最前線的飛機，因為與敵之交戰激烈，被消耗的，絕不在少數，今天的一百架，絕不能保障其仍是明天的一百架。然而我航空隊，雖只有一架，亦常舉有偉大戰果，其例，不遑枚舉。

敵偵察機佔優勢

「基地航空隊」對「機動部隊」之航空戰，從來的觀念，是基地航空隊的航空機，因為航積力長，所以比較有利。此種見解，現在亦無變化。然最近之中部太平洋戰局上，我基地，是由於敵機動部隊之攻擊而喪失了，原因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唯飛機之不足。

基地之哨戒索敵機，就理想上說，必須不論晴雨，不分晝夜的，由基地向四方數千哩的洋上，實行探索哨戒。假定索敵角度是五度，為了使之向三百六十度各方向發進，需要七十二架。此索敵機，發展到數千哩距離時，如使機材人員連日出動，將負擔過重，且不可能，所以預備機是極其必要的，至少，必須有三班互換，所以僅一基地之哨戒索敵機，即需要二百十六架之龐大的數字。

實際上，由於隣接基地之協力，還有不能來襲的角度，所以能有某程

度的機數之減少。然太平洋上各基地，相互的距離很遠，所以能省略的數目很小，且發見敵時之攻擊機隊，除索敵機以外，必須準備適應敵之來襲勢力的大航空力。

對此，欲攻擊敵方某基地時，最好是由綿密的偵察，使機動部隊，按自己所欲的時期出動。

敵之大型機一千餘架

敵之偵察，B-42, P-2 Z 飛行艇等，都是四發動機之大型機，有行動半徑二千哩以上的偵察能力，且對於目的地，在實行高度飛行中，可以做赤外線照片攝影及觀測氣象等工作，以備來襲時利用。從事於太平洋作戰的敵四發大型機，約一千架以上。

在索敵哨戒偵察戰上，敵方是較佔優勢力。不過對於乘我方基地哨戒之閒隙來襲的敵機動隊，我方之迎擊，並不能說不充分。

各基地保持有機的連絡，採取擊滅敵人的態勢，自是當然之事。然臨戰時，急速集中於一個地方，往往是不可能的。總之，被襲之基地的航空勢力，能保守飛機場至其他基地之航空機的來援，是絕對必要的。現在太平洋作戰上，我方當是必須由最小限之航空機，擔當哨戒、索敵、攻擊、防衛等，由是可察知我基地航空部隊之勞苦。

水中運力向上的敵潛水艦

最近有相當數目之敵潛水艦在各地活躍着。潛水艦，藉其隱密性與能於同一作戰海面長期滯留的優點，在作戰上有相當的妨礙。敵的潛水艦大型化，其裝備經過幾多的改良，水上速度已在二十四哩以上，水中速度亦相當向上。再有導管與發射之設備，魚雷速力的向上，信管的改良，通信之設備與方法，似均有改善，因而敵數隻潛水艦，協同對我輸送船團，利用其高速，往往執拗追隨數日間，反復攻擊。甚至對於我護衛艦，亦試加雷擊。不用潛望鏡露出於水上，即可發射魚雷而逃避，所以對於水上艦船，確有不利之點。不過敵的發射，據過去的經驗，並不算如何正確。

對抗敵潛水艦，我艦隊之對潛兵器，當然也有諸多改善，特別是我少年水測兵，擔任着極其困難之任務，有特別醒目的活躍。然由於對潛哨戒飛機之不足，未能完全制壓敵方潛水艦。

敵方對於我潛水艦，幾陷入於神經衰弱中。艦隊由基地出港時，儘管並未發覺有潛水艦，也要撤下數百發深水炸彈，夜間，由保衛機與大型飛行艇等，放出夜明彈，使潛水艦不能浮近水面。同時對潛哨戒之飛機，經常哨戒。

敵方如是震恐之我潛水艦，在太平洋全域廣大作戰海面上，竟因數目

過少不克發揮偉大戰績，實在是一大遺憾。戰爭與科學之密切程度，遠超過於後方人們所想像的。而且不只是科學者，也不只是直接戰鬥的將兵，國民全體的科學水準，如果稍高，在對敵戰爭上，即較有利。某士官曾說：「對於飛機、軍艦、電波兵器，根本不了解的，或只有至低的預備知識的，當觀戰時，在發揮其兵器之效能上，也是顯著之不同。」所以一般科學知識水準之提高，在目前的戰爭上，也是極其重要的。

敵煩惱於人的資源缺乏

關於人的資源，敵已深刻的苦惱着，在新幾內亞方面，有荷蘭兵之出現，馬利亞納方面竟有黑人兵。航空機駕駛員，亦極其缺少，其正大量極速養成，當無問題，其現在駕駛員，操縱時間短，技術亦拙劣，現似正以精密之科學兵器，對此補助。例如被誇張如何準確之轟炸照準器，即係其例。

看敵人現在作戰的情勢，以收復失地為名，似對菲島，伸出其侵略之手。其方法，要不外總動員航空母艦，動員一千架以上之艦載機與基地之大型航空機。我們對此，唯有把握決戰之好機，必須澈底的擊滅敵艦隊，其方法是極其明顯的，即增加聯合艦隊主力之航空機。現在，最前線之士氣，極其旺盛。

羅斯福視察夏威夷與阿留鄉

立

焦慮於作戰前途

羅斯福視察太平洋後已歸還本國，本月十二日於布萊恩頓軍港之某巡洋艦上對全國國民廣播，其大意如下：天。我在夏威夷會與太平洋戰艦長官，如馬加薩與尼米茲等會議三。威性是毫無變更。對加達爾卡爾，新幾內亞與馬紹爾羣島作戰時，夏威夷是根據地。將來對菲律賓，中國大陸，以及日本本土作戰時，夏威夷便是中央根據地。在阿留鄉羣島我帶留了四天。兩年前美國在那裏的防禦是非常薄弱。日本的前進幾乎威脅美洲大陸。但現在防禦是完成了，美國大不致從此方面受到日本的攻擊。多數的太平洋開戰之初，美國海軍在夏威夷受到了極大的損傷。現在歐洲十分增強，太平洋戰局之現勢亦漸趨向於美國海軍自開戰以來已見美國作戰一般，不能預料東亞戰局之現勢亦漸趨向於美國海軍自開戰以來已見美國人民努力增產，向前方的將士大量輸送武器與飛機，那裏戰爭要早日結束。



謀刺德總統案公審紀詳

余立

驚人陰謀真相大白，叛軍將領八人被決

七月二十日暗殺德元首希特勒未遂事件，是包含多數叛黨，自德國陸軍元帥以至中尉的反叛大陰謀，由全計劃觀察，雖由參謀本部之一部軍略家所主動，究不免受錯誤思想之引誘。因此可知，即使謀刺希特勒總統事件能取得成功，叛黨於事後領導大局時亦必遭逢失敗。被告之叛軍官八人均被判處死刑，於兩小時後執行絞決。絞刑在德國為最殘酷之刑罰，受此種刑罰而死者多為盜匪等之罪犯，極為人所不齒，以下為審判當時之詳情。

謀刺德元首希特勒未遂之德高級將校八人，於八月七八兩日，由德國人民法庭開庭審判。被告各叛軍將校為：

- 魏茲雷本元帥 (Von Witzleben)
- 霍普納大將 (Hoepner)
- 斯梯夫少將 (Staff)
- 哈根中將 (Von Haagen)
- 貝爾納地斯中校 (Bernadus)
- 克勞辛上尉 (Kraussing)
- 華坦伯中尉 (Von Wartenburg)

人民法庭之主審官為凱爾博士。開庭後，首由檢察官宣讀被告之罪狀，略謂：「被告各官員，計八人，蓄意謀叛國家，以最卑鄙之手段，企圖於暗殺德國總統阿道爾夫希特勒後，篡奪德國陸軍之最高統帥權，由此而與敵人締結屈辱之和平條約。」讀畢，由主審官依次向各被告詢問，首傳斯梯夫少將。

主審官：在一九四三年夏季之後，被告(斯梯夫)曾訪晤屈萊斯楚少將一次，屈萊斯楚那時正被任為德軍東部戰線中部戰區的參謀長。在當時屈萊斯楚曾告訴他打算在本營開軍事會議時，利用炸藥，刺殺總統的嗎？

斯梯夫：是的。
主審官：你把這種卑怯的計畫報告給長官沒有？

斯梯夫：沒有。(但，斯梯夫又謂他曾參加過已退休的奧勃力克大將與倍克大將的會議。當時倍克大將主張以炸彈刺殺總統。)

起意於一九四三年十月

主審官：一九四三年十月，斯陶芬伯上校邀你參加謀叛，你當時表示願意參加這個計畫的嗎？

斯梯夫：是的。事實上，斯陶芬伯本意是要我去實行暗殺的。但是我拒絕了，我是負責保護這個計畫中所需用的炸彈的各種材料。

主審官：你知道炸彈的材料是英國製的，並且是用來謀刺總統的嗎？

斯梯夫：知道的，還有另一個計畫。由三個兵士，利用向總統表演試驗新武器的機會。在這時候，一個兵士的背囊中藏有定時炸彈，在他向總統報告時即爆發。

主審官：你知道這個計畫的詳細情形嗎？

斯梯夫：知道的。但後來發現這個計畫不易成功，斯陶芬伯便決定在總統大本營會議室放置緊密之小型炸彈。這個計畫是屈萊斯楚少將(時

已退休)所想出的。

主審官：關於這事你向總統報告沒有？

斯梯夫：沒有。

主審官：炮兵大將華格納，是你的長官，他在此次事敗後已自殺了，這些事情他都知道嗎？

斯梯夫：在一九四三年末，我遇見華格納大將時即將此事全盤告訴了他。在今年的七月六日與十一日，斯陶芬伯上校至總統大本營會議室作報告，曾兩次攜帶炸彈至該處。

主審官：那麼為什麼斯陶芬伯不在這兩次施放炸彈呢？

斯梯夫：因為總統之親衛長未曾隨同總統，而這個計畫是要將總統與希穆萊(總統之親衛長與現內政部長)同時炸死的。

主審官：你知道這計畫要在七月二十日實行嗎？

斯梯夫：是華格納在七月十九日的夜裡告訴我的。

隨後被審問的是預備役中的哈根中尉，他是此次事敗後逃入蘇聯境內的庫恩少校的屬下。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哈根被命至庫恩少校處取得炸藥兩袋，他恐被官方查出，就把這些炸藥埋藏在木材堆下。雖然這些炸藥是用苔蘚等掩蓋着，但後來到底也被憲兵查出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哈根因公事被遣至前線，藉此機會再度與庫恩少校會見，一再要求獲得炸藥。關於這一點，被告於法庭之供詞如下：

哈根：我是依庫恩少校的命令而做的，不過沒有把結果報告罷了。斯梯夫把炸彈的必需部分交給我，我便收藏起來，直至今年的五月底。斯梯夫命我把它帶到柏林，交與斯陶芬伯。我就照辦了。

主審官：那麼是你把炸彈交給斯陶芬伯的？

哈根：是的。

主審官：你的話全說完了嗎？

哈根：我問斯陶芬伯他用這炸彈做什麼用，

友 吾

(5)

他告訴我他來轟炸政府或總統。
主審官：你把斯陶芬伯這種犯罪的動機報告了沒有？

哈根：沒有。

至此，主審官凱爾博士再問魏茲雷本元帥與霍普納大將兩人。魏茲雷本非常真爽地承認他在此計謀中的罪行。他與已被鎗決的奧勃里特大將爲之交，與倍克大將以及霍普納大將情誼亦甚深厚。因此共同進行工作。他的供詞繼續如下：

魏茲雷本：一九四三年二月裡，倍克大將到我家裡來訪我。當時我們的談話轉到總統在軍略上所信任的將領，都是些無能之輩；反之，能幹的人呢，都受到排擠。

主審官：那麼，你想那些人是更適當些呢？
魏茲雷本：（低聲）我們兩人，倍克大將與我自己。

主審官：你們想要強迫總統退休，由你們二人來統帥全軍的計畫是怎樣的？
魏茲雷本：第一步逮捕總統。我們正窺伺着總統外出，帶着極少親衛隊的機會。因爲我們想總統活着對於我總比死了有用些。

主審官：誰去統帥突擊隊呢？

魏茲雷本：我們還沒有到銓衡人選的地步。在審判中，發現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中，魏茲雷本曾三次訪問奧勃里特大將，而在這些會晤中，認識了斯陶芬伯上校。在這些會談之後，魏茲雷本到基辛根溫泉處去了一趟，言明七月十日或十一日返歸柏林。這也是他的計畫爲什麼要這些日子實行的原因。但魏茲雷本承認這計畫並沒有能夠如期實行。

魏茲雷本繼續在七月十九日他因私事回到柏林，後來得悉在第二天就要實行計畫，他就在七月二十日發動叛變的那一天回到家中。當天接到電話的報告，大叛變已爆發，因此他立即歸柏林。在途中從軍事當局得知總統並未炸死。

電話連線發覺叛變

霍普納又說他知道斯陶芬伯的計畫在七月十五日已不能實行，但在一天奧勃里特已預備向柏林郊外的陸軍大學與其他軍事學校發警告，「我記得七月二十日那天的中午，奧勃里特與我，在我的辦公室中談話，他說他被責備那警告發得

僅受極傷。到達柏林後，即至參謀本部，與倍克、霍普納、奧勃里特大將等會晤。
在那時斯陶芬伯也已從總統大本營返至參謀本部。倍克即解說叛變爲何在暗殺總統尚未證實之前即發動的理由。同時對魏茲雷本出示軍事命令，要求他簽字。魏茲雷本繼續供他接過命令就簽署了，因爲他已看明無誤。由於這個命令，新德意志政體即告成立，並由他擔任參謀本部首腦之職。

至此，主審官出示霍普納以「德意志預備軍總司令」之名義所發出之密令與其他各種命令。但這些命令不外是逮捕各從事於作戰，維治國內治安，配給食糧，以及軍事生產等部門之負責人。此外魏茲雷本與霍普納又發了一個釋放囚犯的命令，關於此點主審官詢問被告：「釋放此數千罪犯，其中大部爲外國人之理由爲何？」對此被告無言對答。

魏茲雷本在參謀本部的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完全做著這些事情。不久他發覺希特勒安然無恙，並且佔領廣播電台的計畫也遭到失敗，即乘汽車若無其事的返回家中。

至此，主審官復問被告，在他想來其他各將領對此事件何感想。對此，魏茲雷本答稱，「我知道，他們全對這件事發出詆毀。」其次輪到霍普納大將。他供稱他是居住在柏林的，因爲與奧勃里特大將之住宅相距較近，故聽得甚密。自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後常從奧勃里特處聽得準備此計畫之消息。起初他表示如果准能成功的話，他就願意參加，後來覺得此事大有成功的可能。並且極力主張德國應成立非常政府。

發表過早因而事敗

霍普納又說他知道斯陶芬伯的計畫在七月十五日已不能實行，但在一天奧勃里特已預備向柏林郊外的陸軍大學與其他軍事學校發警告，「我記得七月二十日那天的中午，奧勃里特與我，在我的辦公室中談話，他說他被責備那警告發得

太早了一點。」
霍普納在二十日與奧勃里特會談之後，於下午一時同進午餐，飯間舉杯祝賀，大家同意在這一天決定靜觀其變。飯畢同至參謀本部，等待報告。第一個是斯陶芬伯的報告，說總統已被殺害。因此奧勃里特即從保險櫃中將秘密計畫之文件取出。不久，斯陶芬伯又來第二次報告，說「文件彈的可怖爆炸，已使沒有一人能苟且生存。」

在這時倍克元帥到參謀本部，即時委任奧勃里特大將爲新政府之首腦。之後，魏茲雷本亦趕到，於是大家一同商議如何推行國家的新政。與叛黨之預料相反，德國陸軍的將士迅速的紛紛了這個陰謀計畫。除一部分人在當時被軍事法庭所鎗決外，倍克以自己的手鎗自殺。但霍普納自付不至過於嚴重，因此未自殺而被捕。對各主犯審判已畢，復對華坦伯中尉加以審問。華坦伯是斯陶芬伯的表兄弟，對於此次之陰謀明瞭甚詳，他在法庭的供詞如下：
華坦伯：這個陰謀成功之後，將立即與東西線敵人取得連絡。但這並不是說我的不知道敵人仍必堅持無條件投降與屠殺德國人民。之後，依次問過哈賽中將，貝爾納地斯中校等，檢察官遂起立發表意見：
檢察官：「被告等對於德意志國社主義的政體久已懷有惡意，存心謀叛已非一日，犯罪動機確實。對總統之極惡謀叛行爲，被告等除爲主犯外，即爲共犯。」
「因此，按照第三德意志的法律，被告等均應處以最嚴厲之刑罰。要求將被告等之私人財產全部充公。此外，此種人共憤的犯罪，公正無私之鎗彈不足以取其罪惡。由犯罪的卑劣動機一點上，我要求將被告各犯均處以絞刑。」

在檢察官提起公訴並要求處刑之後，即由被告各指定義務律師起立辯護。被告斯梯夫、霍普納與魏茲雷本轉請律師請求以鎗決代替絞刑。但主審官堅決拒絕變更判決文。被告等八人於判決死刑與沒收全部財產後兩小時內均被絞決。



電波兵器與決戰

敏之

電波兵器的發明，已使作戰之情形，由根本發生變革。

由於大東亞戰爭之推移與英美在南北法之先後登陸，世界戰局，遂真正到達本格決戰的階段。在極端國方面來講，爲了東西相互應，急速謀決戰戰力的增強，轉取一大攻勢一事，是目前唯一主要的事。

至於轉取攻勢，不論是沿着如何方向，都必須隨時隨地擊退海陸空三方面所來的敵方反攻，進而再覆滅反攻之核心，但如此之決戰戰力，只有以空軍爲中心來增強，這是我們一般的常識，然此以空軍爲中心之決戰戰力與電波兵器，有着如何的關連呢？

一 航空與電波兵器

佔近代戰王座的飛機，在其進攻作戰上以及邀擊作戰與夜間戰鬥上，如無電波兵器，即不能發揮其價值。換言之，爲了無遺憾的發揮飛機的戰力，必須要有優秀的電波兵器之裝備，始有可觀。在量上，略遜於敵人的時候，由於卓越之戰術而能制敵的主要條件，亦唯繫於電波兵器之運用。蓋進攻作戰上，不論廣漠之空海陸的天時氣象如何，把握其攻擊目標，或者是應付一瞬間決定勝敗之機微的空中戰鬥，或者是超過暗夜雲霧，或者是實行精密之轟炸等，無一不有待於電波兵器。

由於近時飛機的性能之飛躍的向上，隨其速度高度行動半徑之增大與武裝加強，上述依賴於電波兵器，傾向亦愈大。最近之作戰，是以航空基地之推進與爭奪爲

中心而實行的，所以若說作戰速度由基地設定之速度來決定，亦非過言。是以航空基地之重要性，亦愈益增大。附與航空戰隊以戰力之根源的基地，必須具備如何條件，那是另外的問題，然要塞化了的飛機場群，如無電波兵器，亦無由成立。

譬如爲了對於夜間乘雲霧而來之敵機，實行邀擊戰鬥時，除機上之電波兵器外，地上的指揮誘導之裝置，也是極其必要的，在飛出的戰隊安全歸來上，電波兵器，亦有其重要性。

以上所述，皆有待於巧妙運用電波兵器，而後才有可能，爲發揮航空基地的機能，電波兵器，佔有如何重要之位置，自可明瞭。如是，不問其爲編隊內，編隊相互間，以及基地之整備等，都是有了電波兵器，而後才能充實航空作戰的要求，也正因爲各國都有了電波兵器，航空才能利用夜間或惡劣天氣，使作戰之情形，由根本發生變革。

二 艦船與電波兵器

在海洋上，電波兵器的使用，有其特質上的獨特的價值，然由於艦船之攻擊力與自衛力如何以及護衛之方法等，爲適應艦船之特質，電波兵器之種類，運用與方法等，亦有不同。

艦船之大敵，是飛機與潛水艦，爲了對此防衛，或者爲了艦隊相互之決戰，電波兵器，究竟有如何的任務呢？從來在廣漠的洋上作戰，艦船最易受氣候的影響，由於電波兵器之發達，對此

已毫無可懼，因電波兵器之優秀，對於海戰及船舶之行動，給與顯著的影響。

三 什麼是電波兵器

由上述可窺知爲了增強決戰戰力，電波兵器是重要因素。然則電波兵器，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電波兵器，現在還沒有嚴格的定義，就上述的關係中來研究，主要的，就是在飛機艦船或地上，裝備或設置利用超短波或極超短波的兵器？

1 不論黑夜或雲霧中，由遠距離發見飛機或艦船，精確測知其位置，高度，數量，及侵入方向等所使用之兵器。

2 當遠距離進攻作戰時，雖逢黑夜與惡劣天氣，亦能維持所望之進路，把握目標，實行精確轟炸與射擊之兵器。

3 在空中戰鬥上，能使分散之戰隊，集結於指揮官機之下，或正確把握反擊目標以及能使安全歸還基地的兵器。

4 搜索敵之電波兵器，利用其弱點，妨害其作戰，減殺其機能之兵器等。

不待言，因爲技術之進步，與作戰上之要求，隨時隨地可以出現新卓越的其他電波兵器，這是我們所預想不到的，而且不屬於電波兵器的，如使用赤外線，輻射線，及水中音波等兵器，在技術上看，有許多類似之點，所以也可以看做是廣義的電波關係兵器。

四 電波兵器之特質

電波兵器，是由此次大戰開始，才出現其姿態的新兵器，現仍在進步途中，其將有如何新用途之發現，現尚不明，而且由適應各種用途，各有其特徵。茲就其大體情形，由技術上來

略述其特徵如下：

- 1 電波兵器，如上述，主要的利用超短波爲極超短波。
- 2 電波兵器，可稱爲精密測器。



蠅蛆療法 童經

外科療法的新天地

3. 構造極其複雜精緻，而因其有系統的運
擊，一部發生障礙，全體即不能應用。
4. 需要各種材料，其中有的所用極少，而
在發揮機能上，却又是絕對必要的東西。
既有如上述之特質，故無論在工學上，或兵

器工業上，比其他兵器，都當要特別慎重之檢
討。

電波兵器，重視於質一事，是不待言的，然
全體的需之量，是龐大的，所以在生產電波兵
器之前，首要的是實行劃期的增加生產。

外科的治療，手術固然是重要的，可是在行
手術後新肉的生长也是癒病的一種原則，所以現
在醫學界不單外科手術正在日新月異的前進，就
是預防患部化膿，增長新肌這方面也有些專門的
學者在埋首研究，最近又發表了一種利用蠅蛆的
療法，不過也不像述說的那樣簡單，這裡介紹的
不過只是她的梗概罷了。

一 蛆療法的歷史
在歷史上說這種療法還是太早的事，據現在
十九年前，西歷一九二八年，美國倍阿博士已經
將這種療法應用在慢性骨髓炎的患者以後，遂漸
漸普遍的應用起來。倍阿氏發見這種奇異的療法
經過了很奇巧的故事，像下面所說的。

博士在參加歐洲大戰時的事情，當時服務在
野戰病院裏，每天有許多傷兵從各地運來，傷兵
在慘酷的戰場上，不是大部的皮肉傷，就是複雜
的骨折，可是奇怪的雖然是身體發着高熱可是傷
口並沒有腐敗化膿的現象，當時脫下軍服，更
驚的是傷口上已是伏滿了蠕蠕爬動的蛆，消毒洗
淨以後所見到的傷口，普通傷口所有的膿污物，
一點都沒有存在，倒發見了健康的桃色的肌肉組
織，倍阿氏從那時開始研究，利用動物作了多種
實驗一直繼續了十年，一九二八年的春季終於獲
得了成功。蛆療法從此開始被應用在臨床上了。

在倍阿博士發明這種療法以前，已經有人發
現不過沒有作正式的發表，也沒有人過分注意過
牠，很早以前拿破崙遠征莫斯科的時候，隨軍醫
常用青蠅的蛆來治療傷兵的創口，更早些南
北戰爭時也有人作了同樣的實驗治療了。

二 新療法在各國之進展
蠅蛆療法最近幾年急速的進步，現在各國外
科疾患的治療上已經被應用了，
近來要有許多學者，努力的在研究着這蛆療
法的效果，並且研究蛆對於這外科疾患治療上有
如何的轉機，現在德國已經有一部份學者倡出這
樣的假說：「蠅蛆體的表面由唾液腺分泌一種蛋
白質溶解酵素，這種酵素大概有着排除膿汁，溶
解破壞的肌肉組織的效果。」不過這學說究竟還
不敢確定。

美國的學者承繼着倍阿博士所奠定的基礎，
協力研究邁進着，蛆蛆由許多動物學家飼育蠅蛆
供給臨床上的要求，更熱心的在華盛頓昆蟲所內
建了五百蠅蛆培養舍，常年的有數萬蒼蠅被飼育
着。

其次談到日本，牠們對這療法也正在下着苦
心研究，不過還沒有什麼成績，現在東大醫學部
外科以及千葉醫大都在做着實地的實驗，並且歡
迎患者來治療，加以優待等等。

三 蛆的適應症
這種新療法的適應症，慢性，急性，骨髓炎
，瓦斯壞疽，骨膜炎，癰，等都有確切的成效，
以前視為難治的疾病，現在利用這討厭的蛆毫無
痛苦的治愈，實在是夢想不到的奇蹟。

關於利用蛆種的優良，也有下面的報告：
最良的蛆種就是俗名叫做金蒼蠅的一種，身
體上閃耀着一些金色的光澤，最喜集於魚肉，
大糞上，普通大多在四月到十月中旬發生而成長
，這種蠅缺乏耐寒力，就是幼虫在冬季也不能生
存，所以這是一種純粹的夏蠅。
蛆能有這樣的治療效果，想像上恐怕牠有吞
食傷口廢物的能力，並且分泌剝剝物來促進新肌
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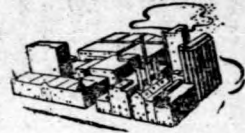
四 今後之發展
上面所說的都是關於生活中的蛆使用法，而
據最近的消息，已經有人研究着由蛆體內抽出某
種抗毒素，作為藥用，或飲或服，來預防霍亂，
赤痢等病的疫苗，不過這只是在秘密的進行着，
真正的效果，以及實施方法如何，尙不敢確切的
解說。

普通看成最醜最討厭的蛆，現在都能研
究出有這樣大的成績，世界上實在沒有絕對的好
壞，人世真是矛盾的呢。

無人袖珍戰車

文成

在德軍新兵器中有一種稱為「嘎利德」的
小型袖珍戰車出現於東部戰線，是一種最殘
忍的新兵器，此種「超小戰車」長約一公尺
二，高約四十公分左右，沒有瞭望塔，裝
置，而其他各部構造却與普通戰車絲毫無
異，看來彷彿是一種較大的可愛的兒童玩
具，而在車腹中滿充着火藥，依據無線
電的操縱，用一種猛烈迅速的速力突入敵軍
陣地而自動爆發，車體破片向八方飛散。



明日的建築

戰後再建築方法的預測

野 愚 譯

和諧與紊亂

全歐洲的建築物，直至十八世紀末，全部按着固有的性質向前發展着。歐洲各區域的人民，建築房屋，都要依據各該區域所發展下的式樣去建造，按照着建築物的目的，本地所能用的材料，民族的特性，文化的遺俗和建築的技術，地理上和氣候上的條件。而最後亦是最好的，就是時代的精神。這些條件，亦許絕對固守不變，亦許稍微或漸漸有點變化，結果在一千餘年中，演進成四種重要的式樣——羅馬式，哥德式，復興式，和奇特式。這都是真正歐洲的式樣。這些式樣可以在歐洲各地方看得出，雖然有區域上和種族上的些微差異而已。然而這却形成了歐洲城鎮和鄉村的觀瞻上的和諧。

但，法國革命促成一種全然的變化。高唱入雲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於建築，確立了全新的觀點。國家和社會由建築的領域退却出來，竟為個人的創造力把握住。每個私人可以有他自己的理想。結局演變成千百種的式樣，這種現象一直延長到二十世紀。使這現象更惡化的，就是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上半開始，於是城市發達亦就儼如雨後春筍。可是城市設計的觀念，却早無形消失了。工廠主願意在什麼地方起建工廠，就可以招工開始。工人們自然願意住在工廠附近，於是廠主或其他資本家就給這些工

人，建築出狹小的共同住宅，蓋得愈快愈好，這權才可以從投資得到最高的報酬。但是否給租房人一種舒適和衛生的環境，還有這些小房和四週環境是否和諧，對於這一切，當然就毫不顧及了。這個便說明了為什麼現在城市的建築那樣紊亂，好幾百萬的中下階級居民，都被擠入既不成功的東西南北方向，都幾乎令人辨認不清了。

就是富家和公家的房屋，亦缺乏樣式和雅緻。十九世紀的名建築家給了人們偽哥德式，偽奇特式，和偽古希臘式等等的奇形怪狀的混合式樣。建築物的表面，和建築物的材料以及用途，彼此全無關聯。把工廠建築像一座哥德式的廟宇，而郵政局反像中世代的城堡。最不幸的是這個人全然缺乏樣式的時代，恰和建築物無限擴張的時代，遇在一起，所以在本次大戰爆發的時期，全歐洲大部分的建築物，都是這時代的產品。人們不是常聽說某鎮很富於中世紀的美的一類話嗎？可是人們搭火車到達那裏，懷着滿腹的高興下了火車，却先要大為掃興。因為那座車站就和其他百十個車站完全相似呢。然後再步行或乘車走上五十分以至一刻的路程，經過單調的街道，兩個滿是出租的小房或者工廠，一直頂到街道忽然變窄，繞過一個什麼麼古門樓之類的建築物，那纔穿入城心，這纔是那古老都的分。在這

裏人們纔恍入一個秀的世界，在其間有教堂，小店，古羅馬貴族的泰堡和古代公民的住宅，每個分建着，彼此並排着，這纔足以賞心悅目大飽眼福呢。

又轉向城市設計之途

及至過入本世紀，反對這樣建築紊亂和乏味，最初的回聲，算是隱約可聞了。在下次大戰的前幾年，有些城市開始考慮怎樣可以把城市的觀瞻和諧化，和怎樣可以改良居民的生活。在大戰之後，這種趨勢更明顯起來，就有許多著名建築家捨棄了個人建築設計而轉向專心致志於市區設計。不過這樣的人和這樣的城市，在彼時仍是幾個例外罷了。

在德國一九三三年國社黨人的革命，促成了一種重大的變化。一種新的和一致的觀念來到德國，於是和往日相比，是需要私人能適應他的團體，環境和遺俗。國家把建築設計有計劃地拿了過來。看鄉村要整個去看，看城市亦要整個去看。因此凡精於功用上設計和大規模計劃的建築家全都活躍起來。實在的，在本次大戰爆發之前，一切事都可以表現出在德國已開始了建築革命。

例如像那製造民用汽車的大工廠，就不再在大城鎮之內或附近去設立，但在寬敞的鄉間，只要交通和其他條件適宜於這種廠地的話。於是這工廠服務人員和家庭的設計中，要盡量計劃和建立。在建築私人住宅的設計中，要盡量顧慮到本地的建築材料和遺俗。這絕不是打算模倣古時的建築，但是打算興建起建築物來，要再和地理上的環境，居民和文化遺傳的特性互相協調。

青年和習俗

德國青年在復興遺傳的建築式樣上，尤其是村間建築，是有着很大的影響，聽來很像是矛盾。但希特勒青年運動，由全國內他們那許多青年旅店，學校和營舍，實在已產生了一種確立的

式樣。這種式樣是把當地的習俗和「第三德意志」的青年層的嗜好和要求聯和在一起。這些奇特動青年建築物對於他們四周的村間建築事業，給予了很看得出的影響。在最近五十年左右，鄉間居民忽略了本地風光的策勵，全都按照城市的式樣起房屋，這樣建築當然和村景格格不入了。

一種新樣式的鄉間公家建築，可以拿那訓練「第三德意志」的將來領袖的「奧登堡」學校，當個代表作，這些校舍在「愛斐兒」山中興建，就把在這區域常見的「中世紀堡壘」的特點和政治學院的現代設備運用在一起。這樣建築完全採用本地的石塊，本地的木材，和本地的工人。而建築設計和運用材料更要保持當地的遺俗。因此從隣近各村鎮來參加興建這些校舍的工人，當然得了不少的鼓勵，於是帶回家鄉去，就對那整個區域的建築事業，生了很大的影響。

工人服務營和陸軍營舍，對於當地建築遺俗的再採用，更是有着廣大的領域。尤其陸軍營舍，更須添築，因德國拋棄凡爾賽條約的限制，把陸軍擴大的原故。但採用遺傳建築術的狂熱，本身隱藏着一種危險性。因為這種式樣最好由於本地有可用材料，且和建築物的功用相合，很自然地採用材料。假若為特殊的目的去建築，而且因為是大規模的建築物，必須用現代的建築材料洋灰鐵筋，而我們偏要用一個古代的花樣把它籠罩着，打算給它一種古香古色的外表，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再如須裝載三百人的三層樓房的工人宿舍，硬要把它裝載那原始時代的草頂木屋，其可笑情形，正如把一座火車站飾成宮殿一般的可笑。

增進大自然美景

自世紀中葉，鐵路發展，使歐洲村邊大殺風景，在自然界的面孔上，增加無數的疤痕，真是使人眼痛。例如直至上次大戰止，所建築的鐵路橋樑，大部都是這類的刺目物。現在對於這種實利主義的建設加以計劃的方式，最足以表明

對於這類建築物的新態度。例如橫越寬河的橋樑，在建築之前，先要製成實際環境的比例模型，去試驗那一種橋型，最和風景適宜，結果這橋樑不但不再毀損環境，而且平添不少風景。那高速度度的汽車公路，亦要盡力與它經過路線的風景去和諧。

不談很少的例外，從前工廠設計，除去表示使廠內設備足敷風雨以外，對於美觀和協調的法則，都不曾顧及。除非如前所講，把工廠裝成一處巨型怪物，不過那就更糟了。但，尤其在大戰的幾年間，人們已然發現工廠本身可以成爲美的東西，尤其是把它建築起來能和本地環境適合的話。最後，一個現代工廠的建築師，要把在工廠工作的男女工記在心裏。他必須努力計劃，叫工人走進工廠不感到掃興，反之，要對於工作充滿了滿意和快樂的精神。

新的家

再建覆滅城市的需要，要求建築成千成萬的家——公寓和公共建築——將要形成戰後建築的着眼點。去預言戰後住房的樣式，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爲在此處，比在旁處更重要，就是那戰爭，和對非戰鬥民衆轟炸的心理影響，有着很大的關係。再說千萬的家，必須在可能的極短時間內建築成，這種事實，當然對於設計，亦給了某種的傾向，人們對於私有房屋和花園的天生的渴望，和建築對於戰爭的經驗，這二者之間的衝突，對建築有什麼影響，我們亦不能在此處說。但在本次大戰前，德國已有兩種明確的趨勢，可以看得出來。一個是傾向於小的私有住宅，一個是大的公寓制度。但兩種趨勢，都對於從前狹小的共同住宅制度，置之不理。而尤其重要的，是都努力於在廣大的公寓之間，要有多量的空氣，和寬闊的草場。

除掉住宅以外，在戰後千萬所，公共建築，如車站，郵政局，行政官署，銀行之類，勢須重新。國社主義對於這些建築，已明確發展出一種自己的樣式。是根據建築物的公用的一種樣式，並大約受了自從非特烈大帝（一七四〇——一八〇六）時代那許多嚴肅正確，比例勻稱的建築樣式的影響。只有很少的外表裝飾，常常不過是一行很深的，由於它的巨大和許多窗的簡單水平線條。戰前公共建築的建築師對於各區域的遺俗，不曾多所注意，所以德國許多地方的建築樣式上都犯着雷同的毛病。此者便是戰後建築家，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

新城市

在本次大戰之前，城市設計受着許多的限制，因既成立的城市，勢難合盤重建。只有完全新建的城市如「民車鎮」（即前述爲民用汽車工廠工人所建的城鎮），和葛曼格倫鎮（一個新鎮）供給人們城市設計理想上的條件。但空中戰爭已竟掃除了許多城市從前的限制，所以不只打開城市設計的途徑，而且打開鄉村設計的途徑。歐洲毀滅城市的再建，對於各該城的原有設計，必須遵守到相當程度，爲的是利用既成的溝渠，水管，電線等等複雜的系統。但人們很可以保險地說，明日的城市一定會有多量的空氣和光線，由於使從前的擁擠地方空間起來，把它變成綠色的空地和公園。就是幸免於轟炸之災的城鎮部分，將來亦或許被包括在這種新設計之內，開成重新寬長的街道——如在本世紀起始三十年間柏林所已然作成的。並且在街的顯明交切點，興建起新式的公共機關場所。

實例一斑

大柏林可以供給我們一個新城市設計的有趣實例。就是在本次大戰之前，在彼時並沒有人想到德國首都將來會遭劫難，當局早已感出在此後十年間，有興建六十五萬所新家的需要。若是這多所房屋按私人住宅辦法去建築，將需用七千五百方公里的一片空地，亦就相等於比利時頓士四分之一的區域。所以除了建造公寓，沒有旁的

變通方法。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總統特任愛爾伯特·斯皮爾教授為建設德首都總監，於是斯皮爾教授在這件事就表現出他那特別的組織天才，以致他現被任為軍備總長，而居政府的主要津。

斯皮爾教授立刻同着許多同寅，着手於這柏林將來發展的問題。一九三九年之夏，在大戰開始的前幾個星期，初步的工作已開始。在德意志堡，諸德區域的預備工作，可以看出很大的進展，在那裏為三萬六千人的，一萬零三百所新家，將要建造起。這新區域的中部是商店區，中間是一個方場，八百公尺長，一百二十公尺寬。這塊空地被六層樓房圍繞着，底層就作為商店和公所用。一座為大的文化和政治集會而建設的龐大宴會廳，和一座二十層高的行政大樓，形成了方場的建築最高峯。住宅區由一種對稱的寬街制度給分開。住宅區街道包括一帶一帶的公寓，但只有面街的部分建築起來，留了公園般的綠色地在中心。住宅區所佔用的一百九十公頃，其中七十五頃却用在花園或公園。一條寬闊綠色的條地，接連起「恰婁天堡宮殿公園」和「榮佛恩海德公園」，而這兩座公園就位於這新住宅區的兩側。建築物的高度，由中央向着邊界逐漸低減下去。學校，圖書館，救火班等等，要在適當地點去建立，而汽車間的問題，亦已經被考慮過。

整個講來，好像風景園藝學有一個很大的前途。它的工作不只要把新鎮的空地種植起來，而且亦要把眼前遺留下來全然不能引起人注目的一堆一堆的房屋，藉助於綠色空地，樹木，庭樹和花床給聯絡起來。

一種障礙最足以防礙城市建設的，就是土地的所有權和私有制度。雖然這個問題仍然可以促成許多人頭痛，然而我們去揣測，由於團體精神的積長增高的側重，將來很容易克服這些障礙，這種揣測，當然是很有理由的。

我們相信，只要是人們脫離開戰爭的夢魔，

他們一定要用全力去從事再建築，一定會使悲觀派吃驚的。並且對於這次大戰和一切連帶關係使歐洲人民神經和健康所產生出來的要求，亦決不會加以忽視的。在彼時歐洲建築事業，其興盛一定會超過十九世紀下半的。他們工作的廣大範圍。



夢與時間的觀念

怎樣使我們的生命延長？

忠 惠

我們在刻板的職業生活之外，總是有一些時間使我們感覺乏味的，無聊的。於是就有些人把這些寶貴的時間消磨在打情罵僧的酒肉生活中，或是呼盧喝雉的賭博生活中，這種低級的消遣方法，不但是金錢與精神的損失，也常常能使一個人趨於下流，甚至能使一個美滿快樂的家庭淪於破滅，所以我們要有一種方法，使精神有所寄託，把寶貴的時間用於正途，現在我們先說一個故事。

土耳其的傳說裏有一個故事，埃及的蘇丹是一個不信上帝的邪教徒，一天同一位能製造神跡的大法律博士談話，博士叫蘇丹來到大水桶的旁邊，當他站在水旁被他的權責環繞着時，這神聖叫他把手浸到水裏再拿出來。國王照樣將頭伸進水裏，同時發見他自己到了一處山巒疊嶂。他發怒，但是無用。他便想些適當的方法在這異國謀生，他看見在那近樹林裏工作的人們，他便去請求些工作，這些人領他到樹林不遠的城市，他在那裏經了幾次冒險，娶了一位極有姿色和財產的婦人。他同這婦人住了許久，生了七男七女，後來他又弄得赤貧如洗，不得不在街上辛辛苦苦的

作搬運夫求個溫飽。一天他正蹣跚涼涼的散步海濱，想起他從前和現在的景況，不禁愁腸百結，他卸下他的衣服打算洗一個澡，初跳入海水之後，他剛抬頭出水，就發現自己正站在桶旁，周圍是他朝廷的權貴，他身旁是那博士。他立刻責備那博士讓他經歷這番驚險，嘗了這麼久的顛連痛苦，但是他所經歷的情形只是場夢幻，他並沒有離開他所站的地方，他不過把頭浸在水裏又拿出來罷了。

這個東方的寓言和唐代的神怪的思想很相似，如最著名的邯鄲夢和南柯太守記就是。邯鄲夢的事跡是：「枕中記：開元中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生同邸，自歎貧困，言訖思睡，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枕之，夢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將入相五十年，榮盛無比。一夕卒，遂寤，呂翁在旁，主人蒸黃梁尚未熟。」

南柯太守記是說有一個書生淳于棼夢一個國王請他入宮，很愛重他的學識，將一個很美麗的公主招他為駙馬，封他們到南柯郡去做太守。那時他真是權傾中外，位極人臣，過了些年公主病

死，他就從此失寵，偏是禍不單行，敵國進兵奪取南柯郡，他領着兵打了幾仗，南柯郡失守了，他回國受到國王的責罰，同時又思念那可愛的公主，他就醒了。他好像記得那國王的地點，就和一個朋友在屋後的大樹上找到，原來是一個很大的蟻穴，又找到南柯原來是一個大樹枝，上面還隱隱有着他的戰跡呢。

土耳其的傳說裏的意義只是讚揚一種神跡，使人去敬信上帝，所含的宗教的教訓極大。那兩篇神怪的小說裏充分表現富貴如雲浮生若夢的警世的消極思想。總之不論是土耳其的或是唐代的，那包含着人生是如夢幻般的一瞬間的意思，為甚麼把這樣寶貴的，短促的時間，不去作些更有益於社會的，於自己的靈魂的事呢？

所以對這十分無聊充滿人間苦的生活，要有一個辦法使我們可以延長生命，超過他自然的限度。使在刻板的職業生活之外的冗長而厭倦的時間，怎樣能變成多趣味的，雖冗長而不厭倦的有益的生活。那只有是使我們自己勤奮的致力於知識的追求。

大哲學家陸克說：「我們因反省我們內心諸觀念之連續不斷，縱有了時間或綿延的觀念。因此之故，當我們熟睡無夢時，我們便感覺不到睡眠中有時間或他的長短……我們還看見，有人若將他的思想凝集於一件東西，因此當他正被這聚精會神的思索侵襲時，便不大理會他心理所經過的諸觀念之連續，他疏忽了那綿延的大部分，以為時間要比原來的短促呢！」

一個人在思想集中的時候，會縮短他的時間，反而言之，若將他的思想用於許多題目，或纏綿着敏捷而永恆的諸觀念的連續，也可以延長他的時間。例如我們正讀着一本有趣味的小說，或是在辦公室內緊張的工作，不知不覺的幾個小時很快的過去，如同過幾分鐘一樣。若是我們在一個小時內作了好幾件事，因為心理觀念之連續對於時間觀念生於心裏的反省，感覺遲緩。那麼過

一分鐘也就像過一點鐘，一個月那樣長。參照這種思想，比較那土耳其和唐代的神怪思想，我們要考慮，怎樣能使我們的生命延長呢？那只有把時間觀念延長起來，以有用有趣的思想分清時間的瞬間，一毫也不能放過的去享用

戰時解頤語



唯竹

自然和平

二位女士同乘火車於一房間內，因「開窗」而爭執起來：
 A：關上窗，臭氣薰人非把我悶死不可！
 B：開窗冷氣逼人非把我凍死算完！
 「舌戰」至下了一最後通牒，地步時而動武，於是調停人挺身走出曰：先關上窗把你悶死，再開窗將她凍斃，不用祈禱，自然和平矣！

決戰生活

科長：決戰體制下上班要準時，為甚麼耽誤一點鐘之久？
 職員：真沒法子，我從樓梯上摔到樓下去啦！
 科長：胡說！就是由成層圍內從飛機上投彈下來也費不了一點鐘啊？
 不會說謊
 約翰由×國向本國的朋友寄信，內有言云：「戰時下×國拆開檢查書信非常嚴厲……不久約翰即獲得×國郵局向彼聲明曰：『你說錯了，本國一向尊重個人言論自由，絕無拆信檢查之理。』」

離婚不速
 甲：真沒想到結婚不久，在渡蜜月月中戰爭就爆發了！
 乙：甚麼？這麼早就打架，離婚的日子恐怕也逃不了吧！
 只有薪金
 A：（對一兵士）你們這樣為國流血保衛民族，所得到的報酬是什麼？
 明知故問
 某兵士：報酬？沒有報酬，我們只有薪金！

英國某市街過一軍官，看見一奢侈豪華的殯儀，不禁感嘆之至——因非戰時應有景象——問一孩童：「這是誰死了？」孩童答曰：「棺材裏的人呀！明知故問。」



復興與教育

志 志

復興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個愛國家愛社會的有用國民

在大動亂的頭沛流離之後，民生凋敝，思想散亂，社會秩序一時不易安定，我們要從這種動亂中，走向自強奮發的復興之路，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在我國，國民的營養貧乏，國民觀念薄弱，缺少中心思想，要使這樣的國民齊一步伐，邁向復興共濟之途，當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所以，凡是一個衰弱的國家，走向復興奮發之路時，一定要從艱苦的國民教育上着手。在古代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史蹟，在現代又有德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二十年的復興教育，又發展成雄視世界的第一個強國，足證國家的盛衰，教育是能左右的，現在我國已經走上復興之途，所以，社會人士們也都注意到當前的國民教育問題。要從國民教育入手，來完成復興大業。

不過，教育問題並不是速效的，更不是立竿見影的，一定要假以時日，然後才能發生效力。所以，談到教育問題，必須早期着手，臨時抱佛脚是來不及的。同時，只注意到目前的成年人的訓練，當然，復興工作能見速效，倘忽略或忘掉第二代國民的教育，那末，復興將是曇花一現，到兒童長成人時，艱巨的復興事業是無力支持的，甚至於能整個毀滅了國家的前途。

事實上，我國當前的教育正是「不調和的，不能協力於復興事業的」並且，始終被忽略或遺忘。不消說，這是很危險很可怕的现象。社會上一般人士雖然一再呼籲整頓教育，復興教育事業，發展並加強教育工作，但，事實擺在眼前的，是教育經費的缺乏和無固定底款，在教育經費不敷支配的現狀下，還談到發展嗎？即使整頓也是需要一大筆的經費呢！所以，已有的學校多半是敷衍了事，應設的學校始終無力設立。同時，在多頭政治統制下，一個將軍一個令，今天提倡××教育，明天倡導××教育，何適何從，莫衷一是。有的長官高呼教育必須和政治分家，辦教育而脫離政治，却又必須迎合時代的需求。有的長官又通令讓經，又有的小學校每週授外國語達二十四小時以上，沒有固定的標準，當然，更談不到國家的教育宗旨，造就出來的國民也是沒有中心思想的！在種種特殊的情形下，或特殊的地區裏，兒童們有的竟不知道今年是民國幾年，上過幾年學的學童竟不知中國有多少行省，國家觀念和愛國思想，更是諱莫如深！結果，學生畢業之後，所學到的只是認識了一些方塊字而已！憑藉着讀寫算的技能，馬馬虎虎的找點職業做，只求發財或糊口。至於國家民族的福利問題，在他的求學過程中，是根本沒有聽見說過的？這種現象不只在鄉下或特殊地區最為普遍，即使通都大邑，文化都域，也未嘗能免！徵諸最近華北新報學生出路徵文，就充分地表現出愛國觀念的薄弱，和國家教育事業的失敗來！

如果說小學生不懂什麼，那末，中學畢業生照樣不知道自己應負的職責是什麼，又當做何解釋呢？既說到大學畢業生，女生的頭腦竟說：「社會上既沒有女人立足之地，現在的男子又沒有收留一個女人的能力和收入，現在只能捨棄了我的學問，辱沒了大學教育，而貢獻父母留下給我的色相，肉體，給一般大腹買，官老爺們，而求苟全性命於亂世，以望將來靈魂之復活。」這顯然是氣憤的話，但，却是實情！在利慾薰蒸的現代，頗能說透一般女人的虛榮或享受的劣根性。至於「苟全性命於亂世，以望將來靈魂之復活」，「苟全」是「亂情實意」，「復活」却有「裝模作樣」的「粉飾」！不只是女生，男生又何嘗不做如斯想呢？大學畢業之後，既不能開創事業，更不能服辛茹苦，却想到當「忘八」充「毛夥」，或是「跑口」、「販鴉片煙」，所謂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造就這樣一批一批的，既無國家觀念，又無人道觀念的社會主義分子或墮落分子嗎？在復興的準備過程中，墮落分子是不能供出力量的，同時，還是復興的養料！機會主義分子沒有獨創事業的勇氣和毅力，只能「做壁上觀」，事成到「坐享其成」，事敗則高談其「風涼話」，如此國民，不是有用的國民！在復興之途上，是應該澈底剷除的！如這種好逸惡勞，避重就輕，一切都希望「國家好了以後我再如何如何」的心理是錯誤的，同時，也是現代教育失敗的癥結。現時代在復興的過程中，國民教育目的在造就成一個有用的國民，無論那一級學校的畢業生，都應該具有「我要怎樣才能使國家好起來呢？」或「我要怎樣替國家社會謀一些福利呢？」的觀念和具體的行為能力。然後，國家才能真的復興起來。假如高等的知識份子都去賣靈魂，還說將來再復活，請問將來能復活的時代是應由誰來爭取呢？目前的大學生能令後的大學生嗎？那末，今後的大學生當更洩氣的說等將來的學生改造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吧！如此教育不普及也好，在不普及的狀況下，少造就一些機會主義的無恥者，也許國家的運命還能延長些吧！

根據以上這些事實，知道目前的教育是不合乎國家需求的條件的，在無宗旨，無目標，無訓練的識字教育中，是無法完成國家教育政策的。國民教育尤其是復興過程中教育，必須確立宗旨，目標，訓練要項，中心思想，愛國觀念，養成

勤勞的身手，勇敢的精神，鋼鐵般的體魄，清晰的頭腦，任重致遠的毅力。每一個國民都應該是有的，而且都能負起應負的責任來為國家社會實際去操作的。

如果在意識上不能糾正國民的錯誤，大學畢業生也不能忘懷於戕害民族的販毒可以發財致富

莫明其妙集

邦 蓉

一、「所謂現實」

處於戰時體制下之今日，最時髦最流行的一句話，恐怕要算「現實」二字了吧！報紙雜誌，東論西說，幾於觸目皆是。一般名人者流，也動以「現實」為口頭禪，於是乎由所謂「正視現實」，「把握現實」，而更進一步要「理解現實」，「創造現實」，其勢洶洶，似乎只要國人若都能喊兩聲「××現實」，便不難與國富民，國泰民安。然而，「現實」竟是甚麼東西？實為一大疑問，而不能不使一般頭腦不大清明的愚民儼念「六字真言」似的，如入五里霧中，鬧得頭昏目眩。

所謂「現實」，是指小米麵糠強到五塊錢而說呢？還以加緊防空演習算做「現實」？我們只聽見天天在嚷「現實」，只看報紙上花花印着「現實」；却從來沒見有人給「現實」下過一個清楚的定義或界說，好讓我們知道「現實」到底是甚麼面目。不然，喊着雖然喊的舌敝唇乾，寫者寫的腕酸目昏，而欲要我們去

「正視」，去「把握」，甚至去「理解」，去「創造」，則我輩不敏，實不知何從下手。自然，更談不到甚麼「正視」，「把握」，可又「創造」甚麼？

二、上台下台

縣長道尹上台，照例要來一篇告民眾書，內容無非是些「解民倒懸」，「視民如子」的話。而且常常要痛陳老百姓的苦況，淋漓盡致，痛苦流涕，頗似真能了解下民，能以老百姓為念者。局長科長就任，也少不了要發表一點感想或施政方針。當然，內容也仍不外是「廉直從公」或「以民意為依歸」的冠冕堂皇的一套，惟心疾首，慷慨陳詞。於是，必能聳動聽聞，「大快人心」！

然而，曾幾何時，我們方引領望治，斤斤於早雷澤澤之際，却又又有驚人事件發生，所謂前此之縣長局長，又已高登輓轎。輕則不是「撤職查辦」，即為「貪贓被舉」；重則「囹圄終身」，甚至「殘遭槍決」。於是，「貪污下場頭」！遂喧嚷一時，而

復興工作是不會成功的。國家的復興，好像一個重病的人完全痊癒了一樣，如果還有一些似小實大的毛病存在着，那麼，所謂「復興」總是有些缺欠的，要求真正無缺的「復興」，對於這些些缺欠的，無論如何也要完全根除了。復興，是我們全民族的熱烈要求！復興的教

又是一個「大快人心」！

事過之後，我們於「大快」之餘，稍一追思，則前此之「大快」感言猶在人耳，「上台」「下台」才數月之聞耳，實不得不謂為天下之大滑稽！自然，繼任者登台，仍會照方炮製，不難舊調重彈，再演一回，再博得一個「人心大快」。如此循環不息，使造成整齣的「政治舞台劇」。而「人心」也就「快」之又「快」了！

我常常想，這與天橋賣野藥的宣傳，公共團所牆上的花柳廣告，所謂服之不癒則「斷子絕孫」，「男盜女娼」的技倆有甚麼不同呢？想不到我們的父母官，竟也精通這一套把戲！

三、懲治貪污

國府特別法庭華北分庭日前成立，一具會劍過胡后大槍貪污之頭的大刀，一旦搬到華北來，一般貪污對之總多少也有點心戰膽寒，此舉誠足使華北一億民衆鼓掌稱快。然而，治具雖設，却又遲遲不用，靜靜地擱在一旁，則殊令人不解。聽說最近各地民衆直接遞呈檢舉者，已大有人在，此足徵老百姓企盼之切，望治之殷了！

育，更是全民族所不能忘懷的國家大事！在全民族協力於復興工作的過程中，我們熱烈的切盼着當軸與教育從業者艱苦的努力開拓下去，為國家和民族打出一條新的有希望的血路，好來加速的完成我們的復興大業！

日前讀報，據說榮臻氏的最高理想，是「刑期無刑」，「辟以止辟」。對此我們雖不能不感佩榮庭長之為政仁寬；不過，須知刑辟之用，也須視時勢為轉移。寬緩之刑，可用於平時；而當此亂世，對盲目心死的貪污者流，尚欲「殺一儆百」而冀其革心洗面，已為決不可能。所謂「治亂世用重刑」，「殺盡貪污」，實為今日的唯一法門，捨此別無所由。我們願以之貢獻給榮庭長。

且對貪污的行為，知之最切，痛之最甚者，當無過於身受其勒索的老百姓。所以對檢舉貪污一事，似乎也以民衆的自動告發為切實而有效。然特別法庭之案件，則規定由國府主席特交，此外概不受理。試想，地域之廣如此，貪案又如此，主席豈能一一知之，實已不能無問題；且即使有關於一二，而知之不切，輟長驅緩，稍假以時，則適足為被檢舉者的運動營救，時機一失，又將逃之夭夭。老百姓又必感有冤沒處伸訴了！

所以，既成立特別法庭，專以懲治貪污為目的；然却又如此疏忽，此又我所不能解？



我的教師生活

雲 淙

短短的三年中，我嘗到了滿足的愉快，
與失望的悲哀。

當校役從我的手裏把名片接過去，同時轉身向校長室走去的時候，我的心弦加緊了跳動的速度。腦海裏反覆思索着初次見校長應說的幾句話，用怎樣的態度去說，以及怎樣答覆校長的問話……

「校長請您到接待室。」這沉重的聲調衝散了我的紊亂的思緒，隨着他的引導，我走到接待室。校長帶着微笑的面容等在門口，他很容易地說：「請裏邊坐吧，稍候一會就開學了。」

我選擇了一個角落裏的位子坐下來，然後約略地掃視一下這屋子所有的陌生的面孔。啊！這裏面找不到一位和我有過一面之識的人。我的心又開始了不安的跳動。

在我們將要離開母校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要討論着服務社會種種問題，師長們也給我們不少的指示與鼓勵。不過，當我沒動手揭開社會的帷幕以前，社會上種種黑暗事件，已給我一種極大的恐嚇，使幼稚而膽怯的我，不敢去觸動那帷

幕。然而，事實上是不允許這種怯懦的思想存在的。因之，我以最大的勇氣拉開這帷幕的一角，探身進來，做大膽地嘗試。現在，我已側身立於這帷幕的另一面了，我要怎樣開始走我的路呢？我不知道。我想從這些陌生的面孔上獲得一些什麼，然而却不可能，因為我一點都不認識他們。所以，我只好把種種的懷感都放在心底，我要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一條路在我面前自然地展開。

開會了。許多陌生的面孔都聚集在會議桌的周圍。校長開始報告這個學校的歷史和此次改組的原因經過及今後的計劃等。他的話有沈澀的力量，然而語調不十分動聽，至少我覺得是這樣。然後便分配了各人所擔任的課程與校務方面的的工作，同時，給我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此刻，我只是盡力地認識他們每一位的面孔，並記憶他們的尊姓，還記下了我自己的職務——二年級級任，統計數。

這一天，只舉行了一個開學式便沒有事情了。於是，我回到朋友家去取行李。在路上，我默默地想：社會所給與我的輪廓還異常的模糊，但我願努力地摸索着前進，希冀不久便可以望見那可愛的指路燈。

教師生涯的開始，給了我一種有力的刺激。那時我的情緒裏有興奮，有愉快；但在另一方面有失望，也有悲哀。

我住在學校裏，另外還有兩位女同事，三位男同事也住在學校裏。我們的生計都相當的規律，除去上課，批改作業外，就是閱讀書報雜誌，閒或在一個好天氣的夜晚，有一個小小的茶話會，大家山南海北地聊着，盡情地歌唱，我們忘記了一日工作的疲勞。

很快地，我和這些面孔熟悉起來。這種熟悉，對我無異於一劑安神藥，打消了初時不安的念頭。除到校長而外，全校同事的精神是一致的，感情是連繫的，無論公私之間，完全以誠相見，沒有意見，沒有隔膜。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每個人都傾注全力在這小團體的事業上，雖然環境有許多困難，然而可能在範圍之內，我們都做了應做的事。至於我們的校長，他更使我們失望。因為他在新生的團體裏沒有給我們前進的力量，原來他的目的是「錢」，而不是「教育兒童」。在這連率一致的工作進行過程中，使我發現了一個不可解的問題：在工作上大家都是——一致地努力，

而在會議席上討論或計劃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很少聽見女同事發言。但是我敢斷言她們有意見，而且是很好的意見，然而她們不說，完全把這種權利讓給男同事。而在會議終了之後，我却時常聆到她們的宏論。我不明白她們為什麼不發表。是羞怯呢？不屑為呢？是……

在一個新環境裏，對任何事都感到濃厚的興味。和一羣孩子們長時期的接觸，也是一件新穎的事。我每天起得很早，但是當我起身的時候，那第一個到校的學生總是在已經在那裏玩着了。我真是和他賽不過。

這一羣孩子都很馴順，每到上課時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課堂上，而我也極其仔細地給他們講。雖然這個學校是貧困的，缺少許多應用的教具，但當我看到每一張天真無邪的面孔，蘊藏着無限的生命力與愛的火焰時，我便對我的工作有了希望，有了鼓舞而感到的我應盡的責任。我願以我所知，領導他們去學習，鍛鍊，使他們逐漸地健全起來；我也感覺到他們很愛我，感情上的接近是日深一日了。每一到上課的時候，馬上會有無數條小胳膊，把我這僅有的兩條胳膊擁抱住了，使我一步也不能動轉。於是，我要和他們玩到再也上課時。

這種環境，有什麼難於應付的呢？同人之間都很坦白，孩子們都很可愛，校務進行都很順利，這豈不是都很好？那時我常常想，我該

友 吾

怎樣地爲自己慶幸呢？沒有碰到釘子，沒有遭到白眼，沒有像一般人所說的「隱憂」了，因爲我看見了一條彩色的虹。

我要詛咒一聲，日子是太寡情了，它帶走了這樂園的全盛時代。校長因舞弊的關係被撤職了，新任的校長也不過是牛斤八兩而已。教員呢，有的榮升校長，有的調任他校，也有的爲了生活程度的日益高漲，不堪其重壓而另謀高就。漸漸地，一張陌生的面孔填補了一個人的缺額，學校的動向乃有新的改變。與其說改變是新的勿寧說這種改變是退化的，墮落的。舊人去了，帶走了熱情，一切都冷淡下來；新人來了，帶來了機智，大家都似乎零氣了一點。於是事務不能如前一般地進展，雖然還不像我所想像的曖昧，但是我所以爲這種能可貴的近乎理想的小團體，像泡沫一樣地消失在茫茫的人海裏。本來，虹橋是不能永久畫在天邊的，所留給人們的，不過是一條美的輪廓而已！

這個時候，我可以把自己關閉在屋子裏，隨心所欲地看書，寫字，幻想一些不可知的東西。孩子們來敲我的門的時候，我依然很高興地和他們玩，他們走了我悄然回到自己的境地。學校的工作是二天少似一天了。

「生活問題」，像一根沉重而無情的鞭子，抽打在每個人的身體上，血痕一條條地暴露着。人們在這

下面，呻吟，苦惱。然而，爲了生活，是要在無論怎樣艱苦的狀態中，去解決生活問題。聽吧，無論是在家庭中，街巷裏，電車上，一致的談話中心——「物價高漲」甚至學校不能例外，在教員預備室至至於在操場上，由天真的孩子的口中所吐露的，也是「物價高漲」。

至少我知道我自己，我是無心顧及學生的課業了。我在盤算着怎樣可以使我月薪所換到的食糧能在一月之中每天都填飽了肚子。然後，一放了學馬上提着小口袋沿着街上的浮攤去買我所能買的食糧。可是，我只是負擔我個人的生活消費，尚且如此。因之我常想到那有家庭負擔的人將怎樣去打破他的難關呢？我是愛多想的，尤其在這個境界裏，更不容許我寧靜。

意識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教室裏只有學生，沒有老師。於是他們交頭接耳，打打鬧鬧，逐漸地，縱有通天本領的校長維持不了全級的秩序。而教師呢，在預備室裏討論着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

我永不能忘記這一幕可憐，可悲的劇！這是一幕空前的劇。但是所有的小學教師是否都一般地知人上所謂譏嘲笑的喪心病狂狂不知恥呢？我目睹這幕劇的扮演，而且我也是劇中之一，個中滋味，我應該怎樣地展示在大眾的面前呢？

當我踏進教室門監的時候，每一個孩子都投射過來一種標示的目的。在這羣集的注視下，使我內心的激動，憤懣，凄切交織的情緒塗抹上更濃重的色彩。他們是否已經明白我的來意呢？否則，我將已經使七八歲的孩子瞭解他不能瞭解的苦衷呢？我想：有生以來，窮困沒有拋棄過我，然而我從來沒有感到如今日之窘。如其鄰同行裏有非常達觀的人，也許要說：「這算什麼呢？擺什麼窮酸架子！」可是在聰明的觀察方面，或者認爲這是「裝蒜」吧？事實上，我辨不出酸鹹苦辣的味道，我沒有抬頭，我不知道我說了什麼，我也不知他們內心起什麼反應。此後，我似乎有意規避他們，然而並不是怯懦。

我似乎精神失常了。當我走路或靜坐時，我總想到同一事件，同一問題：一向社會上都不承認教育者是神聖事業嗎？不都恭維教育者的清高嗎？然而他們何以不清高了呢？如其他們根本忘掉了本身的偉大使命而在學生羣裏犯財迷，那又何如去背肩詭笑或殺人放火來得乾脆呢？我不敢說從事教育的人沒有放棄責任的，但是我覺得不以部分來概括全體好一點吧？

唉！想得太多了，姑且把它當做是人生的奇蹟之一吧！

奇蹟似成爲過去，生活或許安定了一點，然而心情的恬靜純真却被摧殘得體無完膚了。我處處感到一種威脅，不安。

孩子依然是可愛的，而我却不能再如前地愛他們了。這並非是我不能，而是我不能把全部精神寄託在他們身上。其實，在可能的範圍之度內，我總盡全力我原保持有的態

使他們不空過這每一分鐘的寶貴時間。而對課外的一切指導，則不能不說一聲「抱歉」了。我要在每一個十分鐘的休息時間改他們的作業，剛一放學，立刻去做那四小時無休息的家庭教師工作，此外，我只有吃飯睡覺的時間了。我不能再和他們玩，不能再看書，不能再有娛樂。什麼是學業的進修，不能法的研討，合理的規律生活，完全成爲至高至上的不能兌現的幻想。

之後，因了這個大感動而在不自覺中環境起了轉變。我開始感覺到涉足大社會是怎樣的艱辛。所謂「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是的，任何人都需要一張永久含着微笑的臉與一張擅於詭令的口——對某種人說某種話取某種態度。在我們的小範圍內我也體察出他們的真面目，並不盡如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純潔。然而幼稚愚魯，缺乏處世之方的我，不能循序地改變我自己。因而，在人羣中我成爲一個乖僻的人。雖然，在我周遭所接觸的，我相信還沒有極度猙獰的面目，而我也進退維谷了。想到這廣漠的人海，真的不敢放任我的視野。

在這短短的三年裏，我嘗到一點滿足的愉快與失望的悲哀。我相信這不過是一個開始，誰又知道在這遙遠的未來又將有怎樣的進展呢？

我時常看見雲在暮色裏織着一張美麗的畫圖，我在冥想那彩虹的虹會再現於迷濛的天際，我願保有這個破碎的願望，在無盡的未來裏。

我が友

巧妙な對英攻勢

ガ翁「和協的」聲明の意義



○……ガンジー翁は過般回教徒聯盟總裁ジンナーに對し「回印對立解決案」を提議し新印度政府樹立につき回教聯盟の協力を要請英國政府並に英新政府に對する政治攻勢を開始しガンジー翁は右聲明に於て「戰爭繼續中」と云ふ條件の下に一應英國勢力の印度退去の看板を用き下し、その代りに印度民政を完全に掌握する國民政府の樹立と云ふ中間段階を設け印度完全獨立への踏躰たらしめ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かしその實、ガンジー翁の提案が容れられた場合

- 一、英國は印度の獨立を承認することになる
- 一、戰時中も英國の印度に於ける主權は名ばかりのものとなる
- 一、作戰用兵の統計權のみ英國の手に残り英國の軍事的地位は在支米軍の程度に下落する
- 一、兵站補給動員等については國民政府の閣僚たる國防相の指揮を受けねばならぬ
- 一、獨立を宣言した國民政府が反英傾向に移行す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

などその何れをとつて見ても、植民地帝國の復活を目指し印度を基地として大東亞侵略の野望に燃える英國にとつて耐へ難い所である。

○……ガンジー翁は英國が到底新提案を受諾出来ないことを見越してゐるのであつて、その真意はこれによつてガンジー翁の提案が極めて和協的であるとの印象を内外に植ゑつけ、英國の頭迷を表面化せしめて印度の抗英運動の擴大強化に資さつとする對英「大政治攻勢」であるといふ。

巧妙的對英攻勢

甘翁：「協和的」聲明之意義

崔 鼎譯

甘地翁過去對回教徒聯盟總裁金納、提議「回印對立解決案、關於新印度政府樹立、要請回教聯盟之協力、而開始對英新政府之政治攻勢。甘地翁於右聲明裡、在所謂「戰爭繼續中」條件之下、把驅逐英國勢力由印度退去の旗幟掲げ下來、代此、設置所謂樹立完全掌握印度民政の國民政府の中間階級、想要使之爲印度完全獨立途上の踏躰台。

然實際甘地翁の提案、被容納的時候：

- 一、英國即承認印度之獨立
- 一、即在戰時中、英國在印度之主權、亦徒有其名。
- 一、僅作戰用兵之統帥權、殘留於英國之手、英國の軍事的地位、低落至在華美軍の程度。
- 一、關於兵站補給動員等、必須受國民政府閣僚の國防相之指揮。
- 一、宣言獨立之國民政府、向反英傾向移行一事、足明顯的。

這些、就任何一項來看、對於以植民地帝國復活爲目標、以印度爲基地、燃起侵略大東亞之野望の英國、也是難以忍耐的。

甘地翁熟知英國終不能接受新提案。其真意、是想在國內外、培植甘地翁之提案、極其和協的印象、可以看做是使英國の頭迷表面化、藉促印度抗英運動の擴大強化之對英「大政治攻勢」。

Capital punishment

There are many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world on the ques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Some people claim that it is a splendid law and that it ought to be rigorously enforced. They say that it has done away with many of the evils of society and that it will entirely do away with all of them before very long. They point to the fact that murders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from the street; that kidnappings are no longer a common affair. They admit of course that there still is and will be much vice; but they maintain that the amount of it today is not as great as it formerly was.

Others deny any success to capital punishment. They hold that it is an evil law and can not be excused or defended. They tell us that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killed today than ever before; that the form of penalty has benefited no one. They realize that there were abuses to correct in society but they deny that capital punishment has corrected any of these abuses. Furthermore, they claim that capital punishment never can correct these abuses; they claim that it is an out-and-out failure and should be repealed.

極刑

孫齊靈譯

關於極刑這個問題，世界上有許多人發表過意見，有些人主張它是一種絕妙的法律，而且它應該被嚴厲地實行的，他們說它已經消滅了社會上許多的醜惡，而且它不久即將所有的那些罪惡完全消滅，他們所指的事實：從街上幾乎已經看不見暗殺了；而綁票也不再是一種尋常的事了，自然，他們承認現在還有而且將仍有許多的邪惡；但是他們的主張以為它的結果今日是沒有它從前那麼多了。

另一些人們却否認極刑有任何的成功，他們以為它是一種有害的法律，並且不能夠為人所寬恕或有所辯護的，他們告訴我們現代被殺的人們比從前什麼時候都多；這種刑罰的方式並不會裨益於人的，他們實覺社會上有許多惡習應予矯正，但他們並不承認極刑會矯正過任何的惡習，況且，他們主張極刑就從來不能矯正這些惡習；他們主張它是一個純然的失敗而應予廢止的。

Another Version of "SMILE"

By Yu Li chin (余立菁)

(原文請見二九三期)

The noise of the rain came gradually to a stop. A pale, greenish light was shining in faintly through the blind. I pushed the window open and looked out. Ah! the cool snow had already melted. And on the tree leaves were hanging the remaining water drops which, reflecting in the moonlight, glittered like hundreds of fireflies. Indeed I never thought that there might be such a clear and beautiful sight after this dreary, continuous rain.

For a moment, I stood at the window, feeling a slight chill. Then, as I was turning round, my eyes suddenly became dazzled. Everything in the room hid itself in bright clouds, while only a pure, soft ray of light was streaming down on the Angel in the picture there on the wall. The white-dressed messenger, carrying a bundle of flowers before him, with his wings stretching wide, was smiling upon me.

The tight-shut curtain of my heart was slowly pulled apart and there appeared a scene five years ago..... It was a long, long old path. The muddy road under the donkey's feet was still slippery. The water in the field ditches was gurgling along. The green trees in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were all enveloped in a thin haze, and the bow-shaped new moon was just hanging over the branches. As I kept on riding, there seemed to be a little boy on the side of the path, carrying something white in his bosom. When the donkey went by, I turned back heedlessly and saw the boy with bare feet, embracing some flowers and smiling towards me.

"I seem to have seen somewhere this smiling face," I could not help thinking..... silently thinking.

Another curtain of my heart presented itself and, when it was also slowly pulled apart, there appeared a scene of ten years ago..... The rain-water fell down, drop by drop, from the thatched roof upon my clothes. Beyond the earthen stairs little water bubbles floated whirling to and fro. In front of the gate, being washed over by the rain the wheat field had turned freshly yellow and the grape trellis tenderly green, making a very splendid sight. In a little while, the weather cleared up, which was so eagerly awaited. I hastened down the hill-slope and there greeted me the moon just arising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sea. Suddenly I remembered that I had left something behind, and I dashed. Turning about, I saw the old woman of the cottage leaning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entrance, holding some flowers and smiling upon me.

These delicate expressions were like the "flowing silk strings in the air," floating and flickering until they met and united themselves together.

Now I felt my mind was so clear and so peaceful. It seemed as if I were in a fairyland or that I had returned to my home town. Before my eyes were floating three smiling faces which, in an instant, became mingled in the harmony of love and I could no longer see them distinctly.

文 朝



掙扎間奏曲

孫 羽

時光無聲地溜走了，同學們都在忙手忙腳地預備畢業考試，整理論文。

「喂！小王，怎麼？頭痛嗎？」自習室裡堆滿了人，都在一聲不響地預備功課，平素愛管閑事，而非常熱腸的大個兒，突然間旁邊正在把頭伏在臂灣裡的王復發言了，寂寞的空氣突然顯得活動些，隣近椅子的同學，不自主地向他們倆這望望，有的停下功課，長長地打一個呵欠。

「阿？……沒……沒有……」小王一面遮掩地，一面偷偷地用指尖在抹着眼角上掛着的淚珠，他本想把這個不體面的舉動遮掩過去，然而，一個莫名的激動反倒把大量的眼淚送了出來，終於，他把頭如起初一樣地埋在臂灣裡。

「你……」大個兒有些茫然了，他索性把功課推到一邊，自己湊到小王的位子上去。

「喂！小弟……小弟……」大個改了平素的稱呼，表示更親密地擁護着王復的身子。

「誰你多蹇扭，沒有心事幹嗎你哭……」哭就是有事，何妨說出來，都是好朋友，難處要互相擔當的，大個兒硬拉硬扯的壓幫忙。

「……」小王仍沒有回答，只從臂灣裡露半個臉，淚眼模糊地直瞪着眸子，不時地用手抹着眼淚，又用手在棹上無意識地亂劃着，大個兒也伏下身子，用一隻右臂支撐着碩大的身體，左手搭在王復的肩頭上，轉仰着臉兒，期待着他的回答，隣座的同學不關心地朝這邊望望，又各自忙着自己的功課去了。

「……」大個兒有些茫然了，他索性把功課推到一邊，自己湊到小王的位子上去。

「……」大個兒有些茫然了，他索性把功課推到一邊，自己湊到小王的位子上去。

西，在他的眼前活躍着，同時在腦子裡泛著三個深淺不同的影子。自己的茫茫母親的衰老；一個青年的同情和熱心。

閉畢業會的那一天，整個的學校，都整理得煥然一新，一進校門，就使你覺得那裏整齊而嚴肅。尤其是那座雄偉的大禮堂，被幾位獨出心裁的藝術家——我們底同學，裝飾得異常美觀，人們底心情，好像跟着今天的日子緊張起來，如穿梭似的，由這裡跑到那裡，進去的，出來，忙個不休，院長也改了本日那不修邊幅的老脾氣，整整齊齊地穿上他那留學時代的西裝，不過，脖子裡還是平日那條舊領帶，但臉上却比平日光亮了許多，他也來去的忙着，並招呼着，指揮着，挪挪東擺擺西，送條子拿名片呀的亂成一池，幾個教授和學生在他左右忙個不迭，殷紅條兒的招待員，像是招攬顧客的洋車夫，也像是指路警察，參加典禮的貴賓們，分別地到各處看看，幾位暫充輔導的老師，在指手劃腳地解釋着，「這是什難室，那是什麼廳……」一面感着眼睛承受着客人的讚美，一面很實際地說着客套話，「阿哈！過譽，過譽，同仁等只盡了一些本分而已，成績還談不到，就是現在一點小小的成就，那還不是熱心幫忙本校的諸公的力量嗎！哈……」在主客周旋間，老師們的臉上顯得十分得意，本來麼，誰說這天不是快樂的日子。

「噯……」清亮的鐘聲響了，客人都擁進了禮堂，「喂！快！快……」司儀先生在催促畢業生，準備入堂禮堂裡的琴聲，鏗鏘地鳴了，調子顯得那麼莊嚴而又輕快悠揚的美麗音樂纏着無數微笑的面孔，真有些使人興奮欲狂了，在司儀先生宣布入堂的時候，客人都扭轉身子等待着這項學成的幸運兒。

琴的節奏變得慢下來，跟着緩緩的琴音，是院長和教授們，像一羣道士一樣，踱着方步子走進來後面十幾個畢業生，學着前人的步子，緩緩地進行着，肥肥的黑袍，平方的黑帽，斜垂下來的穗子，顯得每個人都是神聖不可侵犯似的。「拍拍……」一陣掌聲過了，那坐在備好的位子上。畢業式開始了，致辭啊，訓辭阿，好幾位體面的角兒上到講台去，又從講台上下來，坐在最前面的小王——畢業生的代表，只低着頭，有來有去的想着，至於有幾個人到台上去，以及說了些什麼，他都沒有聽見；起初，他背誦着畢業生代表致辭。「今天敝學院在學期終了，舉行本學院第二屆畢業典禮，承……以下預稿……」
「畢業……失業……今天領到了文憑，明天暫且回家去，休息一個月，好同母親多盤桓盤桓，然後……給三哥寫信，也許……找一個公務員的職位，在他不會難的……但總不如……若不……還是在報館裡謀一個編輯的位置，倒與自己的性格合得來，不過，新聞界沒有人……怎麼……還是回家去不出門，把現成的幾個材料寫出來，投到報社裡去，萬一龍巴結上一個特約撰稿者，那真……已經開始寫的四幕劇要趕快寫完，就憑着複雜而系統的，富于感力的劇情，不愁沒入上演的，版稅既能收入，還能收演出稅，同時王復的文名豈不是……不然……還是去應徵行政人員考試，可惜……讀的是哲學，心理學，突然要入於政治，豈不是相差太遠嗎，在實際的社會裡，這些東西是不入時的，但不念這個當初也沒有辦法，現在……事到臨頭了，只有掙扎，或者，唉！心理學是適用於教育的，教書……呀！僱用的問題，自己又太年青，再說教什麼呢？中學，沒有自己能教的功課，小學呢，能，只怕……還有……每月……母親……將來……還有……」

「拍……」一陣掌聲過了，王復從幻想中醒過來看看講台上的司儀先生退下去了，後排坐着的大個兒，狠狠地拉他一下。「阿？怎麼？」他茫然地回過頭來。「快，致辭，致辭……」旁邊一個同學很着急但很低聲地說。「阿？挨到我了嗎？」他的心開始跳動了，跳得像撞鼓，他下意識地登了講台，覺得耳後有些濕熱汗從額角上癢生生地爬下來，急急地掏出手帕，在臉上抹了一個

大圓圈，當他登了講台，面向會衆的時候，他真不知自己是在怎樣的——個情形之下了，他失去了已往的自然，已往的聰明，甚至於忘記了他要說的是甚麼，他只見一片烏蓬蓬和圓圓的頭顱風動着，又彷彿有啾啾的聲音，他起始有些恐怖了，他的聲音有些顫動了，一分兩分，三分……五分鐘過去了，他從台上下來，台下照例起了掌聲，但好像很無聊似的，下面坐着的十幾個畢業生，像是在表演戲劇，一隻手在另一隻手上拍畫着，但，但沒有什麼聲響。「該死……」他自己咒詛着自己，低着頭跟跣地走下講台，他不敢望每一個同學的面孔，悄悄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但一個同學推他到右邊一行座位去，他才發現自己的座位，他悔恨得了不得，真若地板有個縫兒的話，他一定要鑽下去的，他覺得全身灼熱的很，好像在披著皮衣一樣，汗是大量的分泌着，手帕已經濕透了。「拍……」掌聲又起了，一個畢業生走近講台，經驗告訴他，這是讀文憑了，他收回他的思想，謹慎地覺着，當主席先生唱王復名字的時候，他的心又開始跳動了，在一鞠躬之後，一捲文憑送到他的手裡，院長把他黑帽上的穗子，從右面移到左面來。「完了……他想『這算完全地告一個段落了，以後……呀……』他忽然覺得應該留心些。在刻板的禮儀之下，畢業式宜

告閉會了，如木偶人似的穿道士袍的人兒們，又被搬出禮堂。

「就站在這裡，客人們向你們道賀呢！」院長吩咐畢業生站在禮堂外面的過道裡，客人們紛紛地找着與自己有關的學生握手道賀。

「恭喜！恭喜！」印刷局的郭先生，握住小王的手，他是畢業生郭文敬的家長，和王復總算很熟識的，當他滿面春風向這位青年學士道賀時，直使得小王有些受寵若驚了。

「……」小王的手被握得緊緊地，半晌，找不出一句客氣話來。

「如能找着一個印書局作一個編輯，也可知足了……」他把現實又推入他的幻想裡去。」

復到家已經一個多禮拜了，他挨次地實行着他所有的計劃，六七天的工夫，他一共發走了十多封信，連母親也奇怪他為什麼儘寫信。

「阿呀！少見哪，幾時回來的？」當王復把寫好的信送到郵寄代辦所去的時候，迎頭碰上了會給伯父家作過長工的鄭三哥。他好像比前者老多了，夾帶着黧黑的兩頰上，也平添了幾道皺紋，每逢一笑的時候，立刻翻起來，竟像一個老胡桃。

「呀！鄭三哥，你好嗎？」王復很親熱的樣子，趕過去握手，鄭三哥有些茫然了，的確，這種外國禮兒，除了洋學生，誰來懂得，

倉惶間，黑裡伸出閃着的一隻手。左手，攥住了王復右手的大姆指。

「阿呀！老叔，你真發福了，瞧在案裡多受罪。」鄭三哥對着這個幸運兒讚美着，眼中流露着羨慕的光。

「什麼，不過瞎混罷了……」王復說的倒是良心話，不過，和鄭三哥說却是極謙卑，或者是裝窮的話了，鄭三哥不是傻子，他自然信不下去。

「得啦，老叔，我早知道你潤了，像你們這念書識字的，一出來還不就是官兒嗎？……真的，想着我老三點，雖然不識字，掃個院子，買買柴，還都辦得來……還是外邊好，家裡多受罪，喂！多住幾天嗎？」據說，鄭三哥曾下過外國，走過關東，也曾經過過一氣呢，所以一談起來，他總說外頭好，大有「男兒志在四方」之意。

「有機會當然忘不了三哥……」王復也說不定，我是希望多住幾日，但能不能還不敢說。」他在為自己留着分寸。

「唔：多住幾天好，讓老母親歡喜歡喜……」

「可不嗎……」

「有工夫到我家裡去坐吧，還在西場裡呢……」

「阿，好，好……」他目送着鄭三哥背着蓑篋踱着緩緩的步子走開去。

「阿，二伯……」

「唔：鴻年兄……」

「阿，阿，已經來了一個禮拜了……」

王復在向遇見的熟人酬對着，招呼着。

「唔，劉先生……」王復向郵寄代辦所的先生招呼，「有我的信沒有？」他懷着十二分的希望。

「沒有，沒有，進來坐會兒吧！」劉先生不冷不熱的態度。

「不坐，不坐，請把這兩封信給發了吧，不知今天能走嗎？」他恨不得信馬上到。

「阿呀！郵差剛過去，得後天再發了。」劉先生好像在惋惜，又像……

「呀！那麼等幾天到呢？……」他的確是很焦急的。

「兩封都要五六天吧，如果就誤住可就沒有準了。」但究竟就誤不誤呢？劉先生也說不準。

「好吧……」他無可如何的。」請給兩元錢的郵票吧，」他把兩張單元的票子，鋪在櫃台上。

「阿呀！郵票差不多被你用完了，哈……」從來劉先生和王復並不開玩笑的，但這次他竟向他遞攻了，不過，在另有心情的王復聽來，裡面至少含着幾分諷刺。

「沒法子，朋友，同學，老師們必須得通信的，自己也覺得真麻煩……」他解釋着。

「怎麼樣，事情安排好了嗎？」劉先生一面取郵票，一面冷冷地問。

「阿……」他怔然了，「唔……」

「唔：早就：唔：我是請假來的，不幾天就回去……」他掄圓了扯了一個謊。

「阿，阿，為什麼不多住幾日呢？……」劉先生又轉過來好像是無關心似的。

「喂，也許，在可能範圍內，我是想多住幾日的……」他仍舊着退身步，免得住多了日子，被同鄉議論。

「根本就沒有混飯吃的地方，還得回家餓着……」他在幻想着，好樣人都對他懷着惡意。

「再見，」他拿着兩元錢的郵票，渡回原來的路，一顆失望與煩惱中掙扎的心情，壓得他不能抬起頭，在心裡又時時被一種莫名的激動刺痛着。甚至於「去」或「留」，也由不得他自己——這個意志健全的青年。

日子過得飛快，好像是故意和王復為難似的。本來，家裡的年成總算不錯，所收的，足夠母親和王復吃的，在母親，是十分願意兒子多住些日，但是一般勢利眼的鄉人，向來是專看近處的，近幾天來，好像都知道王復是畢業後沒有事作的人，那麼，既不在人前，又沒有錢的少爺，自然在前沒有什麼可誇的，而漸漸地被人蔑視了。人是屬情感的動物，尤其在王復這敏感的心情之下，他立時覺到這環境的冷酷，他常避免着見人，尤其是二嫂那付尷尬的面孔，東院

大哥和大哥的儿子长保那滿含刺意的言語，真使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只有焦急地盼望着三哥和老師朋友們的回信，並默默地祈求着上帝，使他趕快地離開這個冷冰冰的環境，去從家鄉之外尋些溫暖。

正午的太陽，把大地上的一切晒得滾熱，王復和媽媽所有的兩間小屋，悶熱得像蒸籠一樣。按說，若不在屋裡做飯，是不會如此熱的，但除了這兩間房屋外是沒有別的地方適於做飯了，做飯必須要點火，點火，於是增加了屋內的溫度。

「唉！真要命……」火總是燒不好，烟充滿了屋頂，漸漸地充滿了全屋，媽媽一邊用底襟揩着眼睛，一面浩嘆着，今天，她居然不能忍耐了，也許是另有一種心情吧。

「媽，不着嗎？」王復正在屋外一塊短蓆子上坐着，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名劇復活，一面看，一面揣摩着，他是想在最短期間內把自己造成一個有靈魂的劇作家，他正看到一個火熾的場面，彷彿是在「……來三碗酒……」之後，他會拍了一次大腿，跟着是母親的嘆息，他一手攙着本子，向儘着身子進來。煙在盡力起鑽入他的鼻孔和眼睛，他像痛苦似的流着眼淚和如水的鼻涕。

「媽……」烟隨着吸氣，直貫入鼻孔和口腔裡去，他掏出手帕揩住鼻和嘴，這時時稍代着抹抹眼淚，「您擱開，等我弄吧……」他

裏到灶口。
「你那行，也許是犯風，不然也許是蓋上灶筒了……」媽很有經驗地說。
「我去看看……」他依舊倚儘着身子跑出來。

「哈……」他輕鬆地吐一口氣，登着短短的泥牆，爬上了房頂。
「哼；怪不得……」他一眼看見那塊避風的磚平壓在煙囪口上。

「好些嗎？……媽……」他一面揪去壓着的磚，一面大聲地問着母親。
「…………好了，好了……」母親好像是高興了。

「夏天在屋裡做飯，真是不方便……煙得多難受，」王復從房上下來，看着着起的火灶，和母親說。
「唉；自己有了房子，何必這樣受罪呢；唉！好好耐着吧，等你……」以下的話沒有說出來，聲音有些愉然了，她又掀起衣襟，抹着眼睛上掛着的淚珠。

「……」復也愉然了，腦子裡湧出媽常說過的故事。——爸爸起初是極有錢的，不過，讀書人總是讀書人，過日子是弄不來的，何況爸爸是讀書成了書獃子呢，「家道中落」是必然的現象，於是，議論紛紛了，這好像是×鎮的民性——氣有笑無——爸爸亦是血性的人，糾合幾個同志，賣了大部分產業，竟在×州開辦起煤礦來，終因是書生，結果當然是虧累了，機警的總理，

歷裡塞滿了十幾萬，逃之夭夭了，於是「通緝令」從當局要求下來了，礦裡的木料拆賣了還了借款，股東會議決定東山再起，所有股票各自妥為保存，但爸爸呢，一口氣跑到湖南，借老朋友的光，作了×督軍的秘書，在外十三年，到復降生，到爸爸病死，回到家，到現在……房子呢？親族給賣了，地土呢？人給分種了，只大伯父撥給十多畝地，媽就靠着這一些，住着兩間土房子，撫養自己的小孩子，長大，讀書，而今居然××學院畢業了，然而還是走爸爸從前走過的路，被鄉里蔑視，不久，也必要走上奔波的路，不過，還沒有爸爸那樣幸運，有一個有地位的朋友，現在……將來……目前……尷尬的面孔，冷謔和熱嘲……冒煙的屋子……

半月過去了，王復焦急得像一個熱鍋上的螞蟻，信雖收到了三封，但除了院長的信使人不太失望外，其餘的兩封都是一類的話，好像商量好了才寫的內容呢，大致是人浮於事，力不從心，愛莫能助等等理由，校長那封較有希望的信呢，是要他等着，多急有事，多急再給他來信，於是，整個的希望涼了半截，因為按目前的狀況，他是應當趕快離開家，母親被他瞞哄着，不知兒子是失業的人，所以也竟大方起來，主張早點兒走也好，然而到那裡去呢？每過一天結束，或一天開始的時候，他的心總要刺痛的，像是一件意外危險臨到的起頭

的心情一樣，也像是嘔吐的起頭一樣。他計劃着，至晚在一禮拜後是必須離家的，到那兒去呢？聽出來，到三哥那裡去，反正不能回來，聽受些責備也算了。他像是一個將死的囚犯，苦盼着刑期的延長，然而，結果却是正相反，時光彷彿是在賽跑似的飛奔。

一天，兩天，三天，又如飛過去了，並沒有見什麼更好的消息，只在下午的時候，收到一個在中學的同学慰明君的信件，是從×市××學院轉來的，大意是：——我在這裡很好，生活程度也低，如喜歡，可到這裡來玩玩，在這裡做事雖然很苦，生活總能維持……

「玩玩……」這兩個字對他好像是諷刺，不過……「唔……」他默默地思想着，「到是條路子」他想。

「叔叔：叔叔：媽請你看信……」九歲的伶子——三哥的愛女，扯着復的衣服。
「誰來的信？實實：」他撫着伶子的頭，溫和的說，
「我不知道，你看去……」伶子推着他的身體，他幾步，跑進了對面的過道裡去，走進一所老瓦房，這是三哥的家，據說是二伯用五百元錢從爸手中買來的。

「三嫂：誰來信了？」他邊走邊問着。
「你三哥吧，這不是？」三嫂在屋裡答話了，同時拿着一個信封迎出來。

友 吾

「阿：是：是：是：……怎麼從青島寄來的呢？……」他看見封面的地址已是怔然了，再看發信的日子，竟比自己寫給三哥的信還早兩天呢，他匆忙地拆開信封，一口氣讀完三張信紙的一封長信，大又是：因公務太累，薪水太微，又因身體不好，已於上月底辭職，暫在青島休養，不久就要回家……他像失了什麼似的，果立在那裡有半晌之久，連三嫂和他說了些什麼話都沒有理會。

此後，他捏着三嫂找出的一个改了的舊信封，和幾張八行信紙，失了魂似的回到他那唯一的家裡。

「誰來信了？」母親正在做飯。

「三哥……」他簡單的回答着。

「什麼事？」

「不久他要回家……」他把捏着的信紙丟在坑上，忽然他想起來，三嫂給三哥回信，究竟要說什麼，却已被自己忘記了，只記得似乎是有件要緊的事。

「也是暑假嗎？」媽媽不經心地。

「喂……」他扭身又回去問三嫂，他想，少不得又被三嫂罵幾句「心不在焉，只想著未來的太太了。」

幾天來悶熱的結果，是在今天的天空散佈着幾片濃雲，復從昨天已把行李收拾好了，母親請鴻哥背

出兩斗糧食去，換來零整的一百多元錢，她把三十多元零票自己留下，其餘的都塞在復的手裡。

「帶好吧，不要抓丟了！」一疊整齊的票子，換去了她無數的精力，但爲她的愛子，却十分地甘心她露出那偉大不可思議的愛來。

「媽……」復的心，又激動了，他眼裡幾乎掉下淚來，但他躲避着母親的眼光，只有掩飾不住的，是他那有些淒涼的聲音。

「孩子，帶着吧，路上少了錢是不成的。」媽好像是猜透了他的心似的，她的聲音十足地表現着母性的溫柔。

「不，媽，用不了這些，八十元錢就夠了……除了路費是不需要錢的。」復把四張十元的票子，遞回母親的手裡。

「孩子，你沒有出過門，要知道少一毛錢就要受難爲的……」母親望着愛子的臉，把所有的票子，藏在他的內衣裡。

……母子相對默然了。復苦痛地低下頭。

「孩子……」母親兩手托起復的臉，兩行淚水，在他的面上閃閃地，「去吧！愿老天賜福你，好好地幹，若倒算不了什麼，只要……」終於於媽的眼淚流下來了，她瘦枯的兩手，緊托着兒子的臉，她想吻這愛子，然而……

「媽……」他投到母親的懷裡，淚水如湧泉似的，他竟慟然失聲了，天氣似乎陰上來，黑雲比方才更濃了些。

散 步

「孩子，走吧，下了雨明天是不好走的，好在離這不遠，不要担擱了……」去吧，忘掉這個家，和這家中的一切，記着，媽永遠爲你祈禱着……」媽撫着懷中的愛子，策勵着，顯出她才配有的偉大。

「媽：我一定常給您寫信，但您小心着自己的身子」復揩乾了眼淚，提起收拾好的小包裏。

「要早些起來能到院子裏去散步才行哪！」

一個面孔蒼白的姑娘瘦弱的輪廓在床上；她的蒼白的面頰上浮着寂寞的微笑。這姑娘的屋子是在樓上，從窗口只能望見院子裏的杉樹梢和一部分天空。一到下午，像透明般的而頰就湧上了潮紅。我雖然在往診的時候說着這樣的話給她增加勇氣，可是她的胸已被末期肺結核蝕盡，不能再起床了。姑娘雖然默默地聽着我的話，也現出像很明瞭自己的病狀的樣子。

有一天往她家診治去的時候看見床頭的小桌上放着一個種了小杉樹的花盆，那姑娘像往常一樣浮着寂寞的微笑對我說：

「先生，這花盆就是我的庭院；這盆裏的小植物就是我的大樹。因爲老沒看見院子，所以買了這麼一顆樹，我實在很想看見土地呀！」

以後又到姑娘那兒診治去，她

芳 子

「走，誰用你嚇呀……」母親臉上掛着苦笑。

「！再見吧，如可能，我竭力在年前家來看您……」他鞠躬，忍着眼淚，艱強地扭轉身子，向着車站走去，對門的狗子——一個十七八歲的村童，在爲他推着行李，跟在他的背後，媽在目送着他，一直到他的背影沒落在樹村間。

的花盆裏添了一個小泥人。那是一個用以花盆當院子以小樹當大樹作比例的小人。仔細一看，是個小女孩；衣服等都是用顏料細細上過彩色的。

「先生，這泥人就是我，我時常在這小院裏散步哪！」姑娘說着，抬起她那長睫毛的大眼睛望着我。

這小泥人果然依她所說的，我去的時候見它每次在盆裏變換了位置，有一回坐到樹杈上去了。

「先生，今天爬樹呢！一邊說一邊笑了。」

在嚴寒的冬日繼續着一天，姑娘的病突然轉變了；聽着遠遠的外面過新年的熱鬧的聲音，沒及見到春天就在兩親的看護之下默默的逝去了。

再度起床到院子裏散步去的希望現在雖已煙消霧散，可是她的靈魂一定借着小泥人的形影每天在一尺見方的盆裏裏散步哪罷！

高單位維他命B₂結晶體製劑

強効福樂片

維他命B₂爲黃色針狀結晶體，係由特殊菌內產生出之有效成分，一片中含有維他命B₂ 5008，維他命B₆ 1508，爲最高單位之複合製劑，故在生物體內造出磷酸及有機鹽，更與特殊之蛋白質結合，形成細胞呼吸上必需之黃色酵素，專司供給細胞內能力之養化機能，故福樂片爲賦活細胞之特能藥品，常服可以長生不老，青春永在。

強効福樂片主治

嬰兒，小兒發育不全，貧血，結核症，腺病質，肋膜炎，皮膚病，神經炎，疲癆恢復，預防各種傳染性患，制止不自然之早老，都有特別功效。

天津特別市第五區西錦路四號

若素製藥公司最新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吾友
發行兼
編輯者
顧湛

發行及印刷所 吾友報社
北京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四二八〇號)

訂閱 每月 四冊 八元
半年 二十六冊 五十二元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取)

3264

中華民國卅三年八月廿九日收到



利凡命
白蘭地
保身
延年益壽
功效神速
馳名中外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五號
天津法租界四十四號
青島天津路八十一號
濟南經二路一十一號